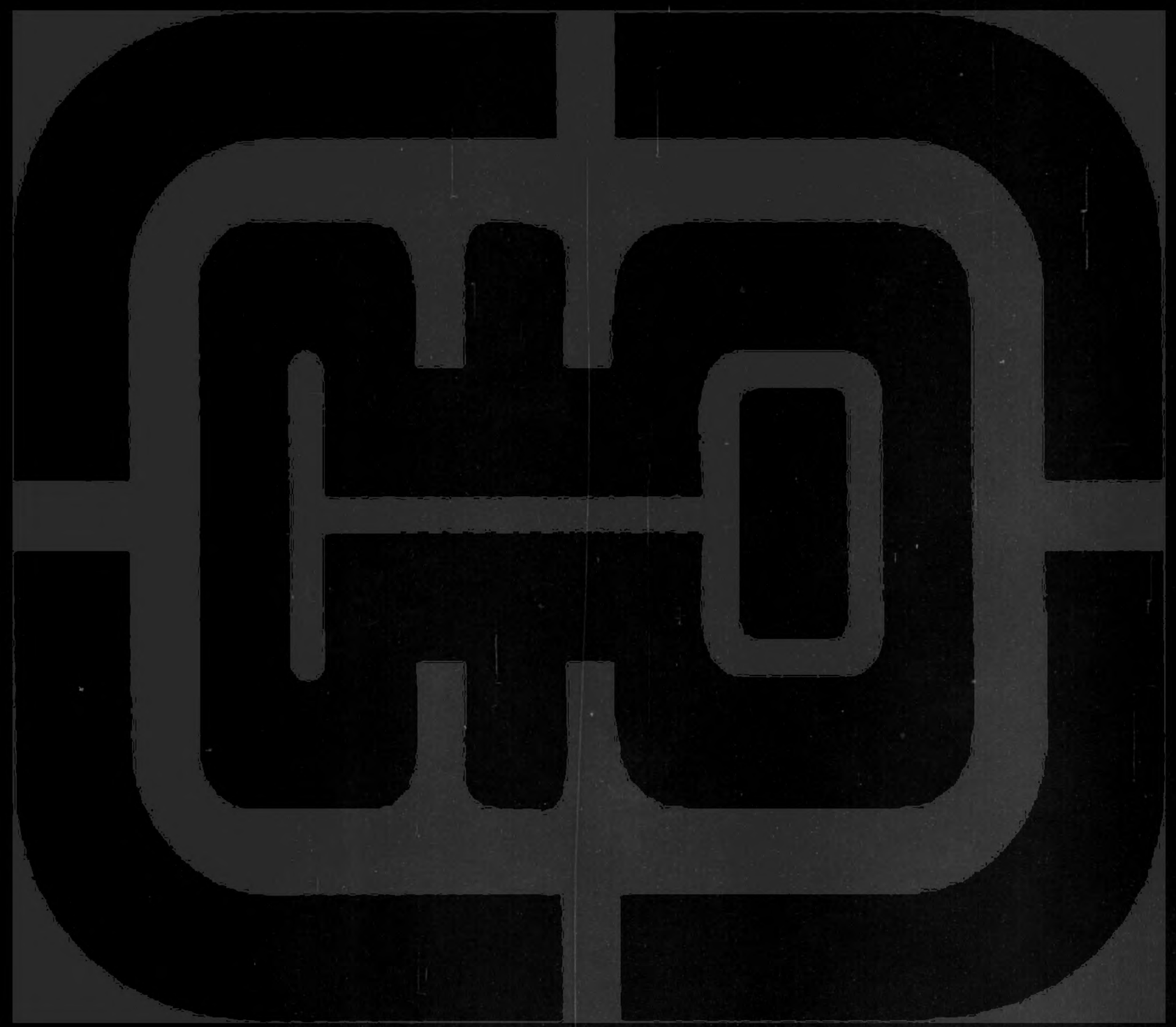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三

政宣上帙十三

起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盡二十七日辛亥

宣和五年正月一日乙卯朔金人李靖王度剌等來議燕地稅賦

初四日戊午李靖等入見于崇政殿

李靖上殿捧書傳達如儀上遣黃珦傳旨云兩朝共議勿討伐契丹今已得燕實為慶事自泛海計議累年大事已定自合絶今來一事未了又生一事暴師久日各不穩便早見了當結共享太平豈不美事所有稅

賦等事詣宰臣王黼賜第計議靖第等詣黼賜第黼諭
靖等云兩朝計議累年大事已定今却忽於元約之
外頓生稅賦一事何故如此靖等對以只為本国自
用兵馬取得燕京獻與宋朝所以要稅賦黼諭以今來
元約之外頓然後更要稅賦本朝官員上下以至朝
廷議論都不肯黼亦以此為難惟是上意要成交好
特地允從黼性明白自來不隱事人所共知自家心
裏事亦須說與使人且如初議取燕地本要復漢地
求漢民今來貴国却於元約之外生此稅賦之事且
如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已是煞多今若更要稅賦
須是又添物事交如何出得委是難以依隨若便斷
絕即是許多年歲往來計議交好不成兩國如此各
不穩便今來選置官吏屯駐兵馬與貴国出地稅有
所何利實是止欲成就交好且如地稅自燕中計脚
乘到貴國如何般運得莫須別以銀絹代稅賦靖云
如此則甚好却是自省力不知待着多少銀絹代稅賦
黼對似燕地稅賦自來素有定數已得聖旨令趙龍
圖等前去議定
茆齋自叙曰朝廷差趙良嗣周仲武充國信使副仍
送伴李靖等入燕僕問良嗣所以奉使事良嗣不荅

遂行經十餘日良嗣武仲同李靖王永福撒盧柵回
自燕中赴闕不言所議童貫呼僕謂曰良嗣昨有申
到語錄與你所說不同兼你係摘留使人自合赴闕
本司已作奏狀可取東路馳去僕遂行至闕下奏
聖旨令中使押馬擴赴王黼宅議事黼云在奉聖州
摘留所論事理力爭死爭此一節朝廷甚多公僕曰
不意延慶遁走女真先入闕不得而爭也黼起立云
據今事宜有何所見僕投黼一劄子云燕地乃中国
北户自　祖宗以來有志恢復比者海上交結女真
已許割還但緣劉延慶遁走失入燕之機會今女真
先入據之輕我兵弱已肆侮慢當此形勢於復地未
為急而防後患乃急務也愚請於復地之間條畫徐
制女真三策以杜後日之患若女真果以山前山後
故地故民盡還本朝將用我故民守我故地関山險
阻易為捍禦雖倍益歲賜則所入足償所出得以復
境土而絕後患是為上策儻女真必欲割留平滦營
三州不全歸燕地則宜各守所得彼得燕山使守燕
山我得涿易即守涿易此類高麗夏国少立歲賜彼
必欣然聽命若慮日後侵凌則於廣信以北横斜多
築城壘嚴屯軍馬仍開掘涿易兩河為塘濼連接沮

如直抵椎覇彼来則禦之退則備之是為中策若且
聽金人奉聖州之約止割燕京六州二十四縣全與
契丹舊幣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
捨此三者君汲汲於求地而不計勞費增歲幣益禮
數與板築姑防一隅用新附之衆徼幸戰勝徒深交
祚未臧張覺抗衡国内空虚新民未附我若嚴備邊
防屯集大軍示以威信遣一介辯士議之彼方内顧
不暇未必不成上策惟朝廷謀而行之不可緩也蕭
讀至姑苟目前之利徐為善後之計是為下策蕭嘆
曰可謂苟目前之利可謂苟目前之利也公之下策
乃朝廷之上策於公下策中更待添些物色僕曰更
添物色便是無策蕭云允如公説若彼席卷南来李
何僕曰方彼内顧未暇南来内憂既絶然後逞志其
今所論蓋欵狎異時之患乞公相深思之蕭云虎狼
之暴豈復内顧燕朝廷大謀已定今又差公作計議
使但着剛着柔交割取燕山便是功也餘不須論
初五日巳未李靖等入辭于崇政殿
靖跪殿下

上令黃珣傳旨諭靖等到軍前日傳語大金皇帝謝
遠遣使人到闕兩朝信好累年已著切不可聽契丹
言語此輩亡国之臣沒安身處只欲鬪亂兩国但與
鑒破必不敢復言且如稅賦實難從只緣成就交好
州地里不多只是要抵敵四軍且是一道了絶甚好
本朝與貴国交好累年且如朋友覓一般物也須與
卿等到日但子細奏知靖等云令聖旨靖等又奏稟
去年歲幣上又令珣傳旨今年来要去年歲幣極無
名待將金帛為賀功犒軍之禮靖又再三奏上不
許又再奏告上遣珣再諭靖等與去年歲幣靖等歡
欣不覺踴躍請為期日已迫乞覓供奉庫賜宴及朝
辭并門外御筵上許之
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
制周武仲充國信使馬擴充計議使賫書再往軍前許
以銀絹代燕地稅賦令定議數月
朝廷國書
書曰正月日
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比聞親提師卒遠
涉関封靡煩振旅之勤共底夾攻之績夙惟信義方

劇忻愉亟承使節之還舊沐書辭之悉念故諧於歡好當曲示於恍誠本朝與貴朝數年計議漢地漢民及夾攻等事具載累書茲不費詞昨趙良嗣等還自代北知欵入関討伐即自泳易等處分遣軍馬夾攻三面掩殺契丹數陣大獲勝捷追逐遠過燕京東北實與貴朝攻取居庸之兵相應靡有差失暨国妃與四軍以下奔竄城中無不順之人似聞貴朝兵馬相近於義不當爭入燕城即令遠駐兵馬本堅守信約之應夾攻者事皆有迹可考不待理辯今承来書燕地州縣稅賦欵行拘收不特事非元約及非近所計

謙自古及今稅賦隨城況遠隔関塞民户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克應重念萬里交歡踰海遣使積年于此信聘往還情意已篤意當勉從所諭以成交好今特許每歲別交銀絹以代燕地稅賦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并契丹舊交銀絹並合自今来計議畢日為始所有彼此遣使持理賀正旦等事候計議畢謙定遣發月日受理去處其銀絹交割處所分立界至等事續謙畫定候属春和茂膺天福今差龍圖閣直學士大中大夫趙良嗣朝散郎充顯謨閣待制周武仲充國信使副及差馬擴克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

奉書陳賀燕謝不宣
二十五日巳卯趙良嗣至金人軍前議銀絹代稅定數
金人并言課程除歲幣外添增一百萬貫並以物貨充
折令面宣撫司申聞候報
燕雲奉使錄曰是日良嗣至軍前於城西南一廢寺
中安泊見虜酋令譯者傳言收下燕京遣使賀勿甚好不知
大宋皇帝實歡喜否對以兩朝共力討伐契丹今已
得燕實為慶事本朝皇帝聖心喜悅所以遣良嗣武
仲克賀功便副阿骨打及其下諸酋長大喜繼令譯
者問別有無奏陳言語開陳稅賦一事即非元約又
非近所計議本難相從朝廷大臣議論皆以為不可
唯主上聖斷欲成就交好特許別交銀絹以代稅賦
專遣某等來定議稅賦所出都要贍養軍民須以分
數剔中參定方可了絕元室云不難據燕地所出稅
賦并課程計數兌換自然不錯某等對以國書內祇
言稅賦今日却并課程言之豈有此理却云所謂稅
者商稅鹽稅諸般皆是也對以稅賦課程自是兩事
其理甚明燕前輩臨時曾言夏稅秋賦如率雜油豆
之類如何般運設若本朝委曲從之莫須折當元帥
與郎君皆言甚好此本為稅賦元不曾說及課程却

一生此一節況自來與契丹五十萬銀絹皇帝聖意甚厚欲成交好盡數許了已是照多今來又將銀絹拆當稅一定之後不論凶荒水旱每年依例送來如是酌中方可成合兀室出文字二件一件言稅賦二百年舊額每歲出緡錢四十萬後來新額四百餘萬一件通程課約六百萬貫却待以多少銀絹代之良嗣荅以燕地偏狹豈有元約額只四十萬貫後來便頓增許多承平時斗粟不過百錢今兵火荒歉彫殘之餘斗粟千金自應十倍豈可以此為定兀室云貴朝国書內既言別交銀絹以代稅賦必有定數請分明說破良嗣出御筆十萬之數言之兀室云十分未有一分燕地稅賦共收六百萬貫且如舊與契丹銀絹五十萬貫尚有五百萬貫奉 聖旨於內留四百萬貫養贍軍民只收一百萬貫良嗣又有第二項御筆二十萬之數許之兀室云二十萬之數尚不及前項之半更要西京如何了得再三辯論久之遂除下西京堅執如何不免以第三項御筆二萬綾數許之兀室又云燕地本出六百萬今只要一百萬已是恩義猶不相知却只是拆些銀絹更做盡艱難作兩三番添展如便更添得些來拆當些小物必欲難易不

若都依更無高量請使副迴去只依契丹舊與貴朝
舊日兩地供輸人户匀退泳易州見存兵馬若不退
便將兵巡邊良嗣曰兩国継好累年本朝自以兵下
泳易今乃云爾豈無曲直尤室曰不是本朝要斷絶
自是貴朝惜物若相就作百萬便見了當遂出国書
草本細計物帛錢數本待斷絶恐兩家不好擾今來
地盡在国書中若一從得便好如不從便休來商
量又出折當物帛數字内二等綾價謂上等每足五
貫中等二貫五百文関羅四貫練絹二貫又出燕京
地圖云拍延州是渤海住坐本朝拘收外有居庸金
坡兩関貴朝占擾古北松亭関本奚家族帳自本國
為主西京一節候大事了可以高量也入辭虜蔺言
為税賦事不相合本要止絶數年踰海通好且欵相
成就的確事節盡在書中一一從得時便好也如不
從得便領兵巡邊又云古北居庸本是奚地自合本
朝占擾今特將古北口與貴朝其松亭関本朝屯戍
更不可説着使人回為我語皇帝事當亟決使人亦
疾回我欵二月十日巡邊無碍我良嗣云此去朝廷
数千里今正月且盡安能莫若使人留樞州以書馳
聞為便阿骨打許之

二十七日辛亥趙良嗣聞至椎州即以所得国書附遞奏聞

金人国書

書曰正月日大金皇帝敬致書于大宋皇帝闕下遠辱華函繼形温問因遽成於小補感特脱於慶儀載循計謀之辭未悉聽從之諭致煩馳報異示誠音自来越海計謀収復燕京并所管州縣元是漢地漢民已曾先應若是夾攻則與又承国示若大金兵馬到西京本朝便自燕京并應朔等州分兵進討至遣兵攻下西京牒報代州不經依應直候契丹勢傾力敗方自涿易起兵興元約不同脈於奉聖州良嗣等来時国妃狀奏稱貴朝兵馬竊入燕京雖以殺盡幸顧款附金国尚不欵遠約已報許興復國妃又申盧溝河南大破南軍雖追捉數萬顧為金国臣子重念如不自取雪恥失元許遂重遣兵攻破居庸燕京并所管州縣並已款降尋遣親見副使馬御名專報委細及差人就撿陣地僵尸甚衆俱是南人更有人暗知貴朝統制劉延慶已坐失律蕪偽命林牙統軍查剌等已下亦稱国妃知當朝兵馬過関勾追鎮南軍馬待圖遊戲蓋国自来已破大軍別無警急

及至相近不敢對敵因而遁去別不敗於南軍南軍
亦不曾到燕京左右若是城中之人實有相順無因
盡殺入城軍士依此事跡足認貴朝兵馬不克夾攻
特因自力所以拘收稅賦今承來書事非元約稅賦
隨地戶民如何般運於理本難允應今特許每歲別
交銀絹令良嗣等前去定議向來燕城儻賴貴朝攻
下無由便收稅色實以自力收獲故也既回相許即
委所司勘會據燕京管內每年收納隨色稅賦共送
五六百萬貫乃命宣諭国信使副於內只收合直一
百萬貫物貨回奏良嗣等稱奉御筆且許銀五萬兩
絹五萬疋如不允應便添十万仍議西京在內更或
不許西京別作一段猶不允從添綾二萬入二十萬
數更或不允綾在二十萬數外以上別不奉到宣旨
不敢自專願遣使人齎書計議據年前合交銀絹數
內先已將到二十萬疋兩尋委舊曾交割官員檢辦
收領緣稱絹貨太弱不必前來今請依與契冊一般
者交送據平滦等州不在許與之限已曾書報儻廣
務侵求難於信義無煩理會況平州已為邊鎮所有
憯虜投過民戶別諭良嗣等省會去訖所據今歲代
稅合要物帛絲綿諸翻色數並依中等價直別有劄

目如可依從即請一就起般年前并今歲合交銀絹
依契册數目送至燕京用賞軍人外擬代稅絲綿帛諸
物定於今歲十月交割內絲綿並須燕京土產外自
今歲已後常平合交代稅絲綿等物依見去劄數并
前来交割銀絹依准舊例分破五番般送平州路界
界至其間畫立其賀正信使彼此各請預先一日到
関生辰人使以十月三日受禮以上到来外賀貴朝
生辰並依舊来契册發行月日到関仍於穩便處所
起置權場所有燕京并隨州縣民户不少若許計議
不見定一自難安撫苟失今年播殖將来住係何處
卒難極濟如或難以准隨請各只依契册體例施行
仍速勾退過界兵馬候當春始善祝多祺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令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回專
奉書陳達奠謝不宣謹白

政宣上帙十四

起宣和五年二月一日乙酉盡二十八日壬子

二月一日乙酉湖金人遣趙良嗣過盧溝河即焚橋梁次舍莭齋自叙曰先是正月初八日以使事出京未朝見間李靖先索国書并御前劄子副本去次日阿骨打委元室揚璞到館屏去左右議事元室云割還燕地講好事主上已許難為(い)爽信前日龍圖侍郎良嗣武仲到来所以論課程賦稅今貴朝御筆歲添十萬疋兩無一大縣之數豈能成合良嗣等相與言海上所

議盡還燕民燕地是以歲輸舊與契丹銀絹今貴朝已將平滦營三州更不在議又要起燕京職官富户民工匠而本朝歲又添十萬疋兩亦非少也兀室等復云元初海上之約燕地人民各歸南朝應燕中客人合歸北朝兩下進兵夾攻契丹即軍馬不得過関蓋欲南朝乘本朝兵勢就近自取今貴朝不能自取直候本国取了與去使貴朝坐享地土之利有何不便兼課程賦税出於地土非動貴朝物何苦吝惜元約燕地客人合歸北朝如郭藥師常勝軍多是燕北人藥師亦是鐵州人恐貴朝要此常勝軍使喚故不欲請所以將些小職官相對若貴朝不欲發只遣郭藥師等軍還鄉亦得如平滦營三州本不属燕京所管非奉聖州已許事不須道也初良嗣武仲御筆三紙一添十萬疋兩其二各添五萬疋兩良嗣折難久之兀室等語言亦剛良嗣遂併出御劄二紙具道主上聖意欲得相就和好也兀室等俱有喜色云只今便去呈至晚李靖来云御筆皇帝見了與諸郎君商量亦不多也次日兀室云夜来收得貴朝流星馬文字却是與龍圖宣賛者何故便改燕京作燕山府皇帝已議定更不須理會課程賦税多寡但只要貴朝除與契丹歲幣外每歲添一百萬貫

並依估定價折作綾錦羅紬木綿隔織綿絲木綿截
竹香茶藥材細果等物已具目子如貴朝輒有分毫
謙減即便不成和好謙者謂祖宗雖徇契丹歲輸五
十萬之數然疲置榷場與之為市以我不急易彼所
珍歲相乘除所失無幾今悉以物帛價克榷場之法
壞矣薰泳易州并常勝軍並舊屬契丹燕京所管自
合歸還且請貴朝兵馬退那出城皇帝已約日親去
巡邊良嗣等以理折對兀室云事已決定更無移改
請使副安排來日朝見即便朝辭本朝更不差伴使
也次日就營朝辭晏日已立契丹納跋行帳前列契
丹舊閤門官吏皆具朝服引唱舞蹈大作祚朝見儀禮
每見帳門謂之上殿阿骨打云我已言定歲添一百
萬貫一字不依更休來商量便請發常勝軍来及出
泳易州兵馬後来別講通和禮數我欵二月初十日
巡邊使人疾去應期後来不得耳我舉軍良嗣云此
去京師三十程正月已終何以往迎臣等欵只至椎
州又遣繳奏等候回降却来庶可相及阿骨打從允
次晚南還到椎州作詩語録入遞待報時女真既得契
丹故大臣皆言南朝自来畏怯又見劉延慶敗走左
企弓嘗上阿骨打詩云君王莫聽稍燕謀一寸山河一

寸金故有敗盟之意繇自南使過盧溝河即焚橋梁
僕謂良嗣曰今天祚復擾西京張覺擾平州女真方
護送燕京所得財貨婦国其廣邊歲幣聲言巡邊皆
所以款懼朝廷而自防也良嗣云虜人自用兵未嘗
敗衂何自防之有僕曰兵家當怯守猛戰今女真兵
少力分見處危道安得不自防故以巡邊意迫試朝
廷之應如僕前日所論徐制女真一策比見形勢正
當用之乞召使副或止令御名赴闕稟議欵申尚書
省經撫房修罵了申狀呈童貫乞發遣貫云主上必
不較此物色但得事了早班師為上後来教他別人
錢一百萬貫并銀絹等令再往求西京。

朝廷國書

書云二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專使
云還置郵遞逮嗣沐華緘之惠具知諸雅意之詳惟交
鄰国者當善初終而守邦國者務慤信義既叅通於
契好宜曲徇於来悰所言代稅物貨并事目所載色
數價直交割月日處所興畫立界至遣使賀正旦生
辰及置權場事並如来書所諭其年前依契册舊交

銀絹已指揮宣撫司津送前去今歲銀絹已令自京
起發候到依契丹舊
交割燕地訖諮聞本朝緣與貴朝通好天下所知前
後計議每務曲從貴朝所欵已成交契誠意之厚諒
能深察所有西京管下郡縣非務廣土以日近邊報
備禦為彼此之利茂履春祺順膺介福今遣趙良嗣
等自椎州復回廼中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九日癸巳趙良嗣等至大金軍前金人要取西京軍兵
賞設復遣寧术割持書来

燕雲奉使録曰趙良嗣得御筆山後事力爭如不可
爭別作一段高議十一日見虜酋遣元室捷魯二人至
所館議事良嗣曰本朝皇帝大度一言許盡今平州
又不肯商量唯有西京一道許了又語元室曰貴朝
所須不貲本朝一無所吝唯西京早與庶人情無虧
武仲亦曰来時主上丁寧極留意元室去再来云得
聖旨將西京地土與貴朝所有人户本国収係良嗣
對以西京州城已蒙見許既是與了地土豈有不與
人户之理如只得空田地都無人户怎生做得況兵
亂之後所在殘破數小人户一道許了甚好元室云

我国裏軍人厮殺八九年受了苦辛不少方得西京
已是將西京地土與了貴朝本国只要人户有何不
可便如西京地土兩家分割一般我亦合得一半對以
兩朝既是通好如一家已許了地土乃是信義人情
却不與人户實不廟諱全何似把人民一齊許了做
箇人情也是廟諱備兀室云與了地更要人户却待
着箇甚麼道理如何商量大抵土地重于人民地土
已許了更和人民要若更別無酬荅更無致謝怎生
了得因約同見粘罕粘罕云西京地土亦是不少已
與地土又要人民更道本国貪財莫不相應麼且如

西京地土都是兩朝皇帝道不須添物乃是好或金
国皇帝相重據理貴朝皇帝道便添物金国皇帝道
不須添物乃是好事或金国皇帝道便与西京更不
要一物貴朝皇帝却道須添些物乃是相順使副只
言道百萬之物已多也更添不得便着多少銀絹怎
生買得地土兼契丹舊銀絹也不當人情大抵契丹
水土一齊都得豈有不得銀絹底道理馬擴言郎君
門豈不知契丹銀絹從初厮殺了數年後因講和才
與了三十萬後來又因河西家兵契丹說諭得多稱
臣而添了二十萬粘罕且笑且言貴国與契丹家厮

殺多年直候迭不得方與銀絹莫且自家門如今把
這事放着一邊厮殺則箇待你敗時多與銀絹我敗
時都不要一兩一疋不知何如良嗣諭以馬宣贊之
意無他蓋以謂本朝與契丹曾厮殺後來講和未若
自家兩朝本無相爭便通交好萬世所無乃是好事
兀室云如此道則乃是粘罕兀室遂起引良嗣等望
虜酋所居傳言云百寮軍人等都不肯許西京惟是
皇帝要與貴朝永遠交好特許西京地土并民户更
不欵逐年要物只是軍人厮殺奪得西京不易請特
與箇賞設數目多少又傳虜酋之言信誓事須要便
了此所係萬年永遠須是各說得重則好又問交割
期日却云為立誓書事大兼王事已定待差一箇懸
近上底官人去只候來則便交割
茆齋自叙曰僕復至燕京兀室等云皇帝甚喜大事
已定止是商量交往禮數也僕竊語良嗣便可理會
山後良嗣不欵曰此事閑慢僕曰御筆令力爭柰何
良嗣徐語兀室云貴朝所須本朝一一從了却有山後
西京地土人民並係舊漢地今燕京已了若將西京
一同割還乃是契義兀室云西京路前時奉聖州時
曾許龍圖言不要後來所以只言燕京事今更不須

再言也僕曰山後故地自海上理會使人豈敢言不
要但每言燕地則西京在中矣兼貴朝已許本朝收
取今燕京既已割還西京却在西南貴朝去遠却如
何占守或聞欲興別家何若併還南朝使得故地亦
見交歡誠意良嗣等怒僕不合理會山後必致壞却
山前僕荅山前後相為表裏闕一則不可守兼御筆
令力爭豈可不盡心理會兀室三日不至良嗣倉皇
云某本不欲理會西京事公必欲為言必連山前事
壞了僕曰御筆令力爭安得不言良嗣曰但歸日語
錄中載力爭之言數段足矣僕曰臣事君以忠何可
偽也良嗣曰兀室三日不來此必生變適欲呼李靖
令勿議侍郎言且更靖公面議之僕曰賴侍郎令呼
其來若龍圖一面與李靖畫斷即他日御史臺公事
有所在矣良嗣驚窘云某意甚了燕山事節吾曹成
功恐因山後壞却宣替何苦相戾僕曰不然吾曹苟
能為朝廷得全燕之地盡復五關止出契丹歲賜使
国家幅員萬里因機借勢控制強虜弭久遠表去裏
单之患則粗可言功今既不得平滦營州又失榆松
亭二関每歲別增一百萬緡耗竭中国當自此始又
復不要山後則燕人志向不一爭端在即禍釁叵量

尚何自謂功耶良嗣云縱使虜人見許必復邀增歲
賜朝廷之力已竭如何可出僕曰龍圖通臣也盡此
利害使朝廷罷浮費不急之用以為守邊之資則有
餘矣公見西邊爭戰形勢雖一城一堡必力戰取之繕
築之功在所不計蓋要塞必爭之城期於必得而後
已僕料虜人之意西京在其西南數千里彼必不能
守將必歸我姑少避之良嗣云縱使虜人見還公觀
今日朝廷事勢如何守得僕曰得而如棄之此在上
意良嗣方憂撓間兀室楊璞至云西京地土據諸郎
君與臣下議言當初得西京時攻圍四十日軍人死
傷無數不易得來不若與河西家却斂得進奉唯是
皇帝言趙皇大度我要歲添一百萬貫物色一字不
違千年萬歲却是多少今却覓西京如何違得燕我
在奉聖州時於上許了不若與去共他大朝交歡也
勝似與河西家謂夏国也然其間人户却待起遣將去
良嗣相與辦之兀室云此事亦得皇帝處分民土盡
割還貴朝只却要弊荅荷僕荅若貴朝應付西京民
土朝廷豈無相謝禮數兀室曰此中亦遣使人須當
道破只得一年之數賞此軍人便是禮數了也差大
使銀朱木孛董寧木割副使耶律松度剌等持誓書等

越兩日同發至關

金人國書

書云使軺濡届荣訊迭承既增歲幣之優深悉善鄰之意俟成誓約永保惟和来書云所言代税物貨并事目所載色数價值交割月日處所與畫定界至遣使賀正旦生辰及置榷場事並如来示所諭倫詳美意外今年合交銀絹候到依契丹舊交月日特異元書理合一就重念春農般運不易曲從来意其銀絹似前来與契丹物色一般者交送所有燕城候各立明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請依草着誓至日當謙復盟春律在中冀膺多福今差勃堇寧术割度剌充国信使副撒盧毋克計議使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事目昨者趙良嗣到上京軍前計議五代已後陷入契丹舊漢地州縣特許燕京再差馬政更議西京回書只請就便計度收復尋為不能收復至本朝收了又差良嗣等来議稱燕西南京已曾計議為西京不在許限不經許與亦許燕京所轄六州来書云其西京別作一段今来又令良嗣等計議西京一就收復雖貴朝不經夾攻而念兩朝通和實同一家必務交

權篤于往日特許與西京武應朔爵奉聖歸化儒嬀
等州并地土民户其已西并北一帶接連山後及州
縣地土不在許與之限據所許民户土地甚多自来
攻伐撫慰將帥士卒艱苦不少今来無別再索經略
請差人交割其諸事理已宣諭良嗣等去訖来書稱
契丹出沒今差人押領大軍往彼幸踏地里交割發
行月日已諭使人省會所有盟誓候交割日議定
誓草
大金大聖皇帝創興併有遼国遣使計議五代已後
陷入契丹燕地幸感好意特與燕京泳易擅順景劉
并屬縣及所管户民緣為遼国尚為大金所有以自
来交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叁拾萬疋并燕京每年
以出稅利五六分中只算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
直物色常年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
復議定国書兩界側近人户不得交侵盜賊逃人彼
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容切間諜誘擾邊人若盜賊并
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賍罰賊雖不獲蹤跡
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舉兵衆須浮
関報沿邊官司兩国彊界各令防守至如將来殊方
異域使人往来無得禁阻所有久通懽好庶保萬世

苟遠此約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
燕京管下州縣所出物色
勘會到在京三司制置司各管隨院務課程錢及折
算所轄戶人輸納稅色依約見直市價做錢共五百
四十九萬貳千九百六貫八百文課程錢一百二十
萬八千四百十六貫稅錢物四百二十八萬四千八
百六十貫八百文三司計四百九十一萬三千一百
二十貫文內有房錢諸雜錢一百一十五萬八千七百
九十八貫文是院務課程錢摧永兩益院合煎益二
十二萬碩合賣錢三十九萬貫文諸院務合辦賣隨
色課程錢四十三萬三千二百一十二貫文三百七
十五萬四千四百二十二貫是人戶稅租正錢制置
司計五十七萬九千六百八十七貫八百文回易九
千二百四十八貫是課程錢五十三萬四百三十八
貫八百文官民稅錢天輔七年二月日
招罕兀室指示地圖自寧邊州以西橫斜至西京之
北德州之南及天德雲內州云此地分與河西家又
以西京地圖指示且言天德雲內德州及龍門望雲
兩縣要做夏國往來道路又言將來龍平州松平關
及望雲縣歸化州要處做摧場良嗣遂行

十一日乙未尚書左丞王安中除少保靜難軍節度使
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判燕山府資政殿學士詹度為
燕山府安撫使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使种師中充副
都總管安中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
童貫蔡攸將交割燕山有日朝廷因委之選命諸州
守臣王黼自以為功多改易縣名以張得意乃遷蔡
攸少師守燕山制有之曰王師順天地之動無戰而
有征幽都望雲霓之蘇克奉而弗迓降書踵至捷奏
日聞馘貔貅百萬之威勢如破竹收山谿九郡之險
易若攄枯悉來塗炭之場咸襲衣冠之盛氣震鴈門
之北令行沙漠之陬建祖宗未宣之憤寶資妙策迄建殊庸攸深不欵在外
且力辭仍以嘔血告
以安中河朔人必知北方事黼亦以安中獨相協和因
用国初得蜀故事自左丞除鄧度使宣撫河北燕山
安中之行 上慈出內府金玉器至於餅爐硯几之
屬畢備使至燕鋪陳於州寢以誇大夷狄禮遇之隆
一時殊絕黼獨祖道贈以詩且約歸而相之也
二十八日壬子金人国信使副勃堇寧木割耶律度剌
計議使撒盧毋持誓書草來着并求軍卒取西京賞賜

燕雲奉使録曰趙良嗣辭訖虜酋遣高慶裔来諭以
寧术割係是近上大臣知国事見元西路都統燕殺
敗夏国到貴朝莫似尋常使人一般請便依契丹舊
例相待至于高量事節便可與一面與決燕盟誓務
在長久便請依草着誓又令白海上累年交好自古
所無或欵做兄弟或欵做叔姪或欵為知交寧术割
路中云此行良遽恐不得如契丹舊禮只得簡花宴
甚好寧术割自稱都統知軍国事度剌自稱諫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四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五

政宣上帙十五

起宣和五年三月一日甲寅盡十四日下酉

三月一日甲寅朔金人寧术割等至館五日入見于紫政殿
燕雲奉使録曰五日寧术割等上殿上遣黄珣傳
旨卿等離軍前日大金皇帝安樂否累年計議事一
切了絶信誓已定共享太平乃是永遠莫是寧术割
奏言来時本國皇帝令奏知
大宋皇帝計議底公事已了也不要別做則好上
復令珣諭旨朝廷大信既定豈有變更令依例詣寧

臣王黼賜第計議出国書并誓書草讀示至西京地
界事黼諭寧术割此非務廣土地本為邊州及天德
雲内地分若不屯守防托夏人定来出沒要當以河
為界寧术割辭以不知又讀至所示誓草云五字寧
术割等訖不用又云已許了西京要録礬二千栲栳
又言士卒取西京勞甚乞一箇賞賜黼皆許之又言
今後通好不知或為兄弟或為叔姪或為知交黼喻
以敵国往来只可用知交之禮　上以寧术割屢乞
花宴詔特頒春宴　上屢遣黄珦問勞詔寧术割就
辭于集英殿寧术割等辭訖跪奏設賞金帛物数
上遣黄珦諭以二十萬寧术割等猶以為数少再三
乞增加　上不許遂行
節齋自叙曰三月旦使人至館初五日朝見使人退
上殿奏事　上問金人何故要添許多儀物及起燕
京人民良嗣對以女真性貪暴惟利是從他不恤也
擲名奏本朝兵威不立故也武仲云頼
陛下聖德阿骨打心服不爾邊患豈易息耶
上云女真貪暴殘賊民物雖黄巢不是過也豈能久
耶然彼既入関先據燕京朕恐為後患故不惜歲增
百萬緡以啗之且觧目前之變今既同山後許還亦

是見其歸意斯亦卿等之力良嗣曰計議山後馬擴
力最多　上云聞馬擴頗知書良嗣曰馬擴係武奉
僕奏臣係嘉王榜塵忝久被　陛下教育上云若非
知書安能專對是晚奉御筆馬擴特除武翼大夫忠
州刺史兼閤門宣贊舍人
詔吏部侍郎盧益假工部尚書及趙良嗣為奉使大金
国國信使特誓書着誓并議交及燕山雲中月日
茆齋自叙曰是時再遣使燕往議交割燕山雲中月
日未行往見樞密鄭居中鄭問守山後之道僕曰朝
廷欲如何為守鄭云見諸公議欲用彼土豪傑使世
守之僕荅山後自漢築雲中朔武等郡以弱肉奴孝
文時任魏尚守之匈奴不敢犯邊今輿山前山後為
表裏乃邊防要害之地儻土民有力猶不可使之自守
況自金人蹂籍之後燒掠殆盡富豪散亡苟延殘喘
契丹至則順金人王師至則順王師但營求免殺戮
而已安能守耶鄭云如此當用多少軍馬則可僕曰
唯多益善苟恐費大亦須三萬人萬人屯雲中餘分
戍要害之地擇賢能將帥委之朝廷損浮費之資移
以應副三五年人心戀樂則邊防就緒矣鄭又問雲
中帥張孝純僕曰孝純久帥太原通曉山後血脉更

以二統兵官輔之則可矣鄭皆然之

朝廷國書

書云三月日大宋皇帝致書于大金皇帝闕下華緘
荐至契好增勤爰馳預政之臣共著約神之誓惟兩
朝弔民伐罪之牽振古所無而萬世講信修睦之誠
自今伊始用堅盟戴永洽鄰歡來書云燕城候各立
盟誓然後交割今立誓草付国信使副到請依草著
誓至日當議復盟銀絹請似前來與契丹物一般者
交送並如來諭順履融和茂迎祉福今差中大夫試
工部尚書盧益龍圖閣直學士太中大夫趙良嗣充
国信使閤門宣贊舍人馬擴充国使副使有少禮物
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十八日辛未趙良嗣等至燕山金人遣韶瓦郎君高慶
裔來問難摘指誓書字畫邀取迯去官職戶口等事
燕雲奉使錄曰趙良嗣至涿州韶瓦郎君及高慶裔
來傳乃酋言意指摘誓草云五字不當用及常年二
字及除去後面疊道五句便令退換誓書更為所取
人口未足未許過界良嗣等以其意附遞奏聞復于
遞中付下御前降下改定誓書并誓草進至燕差李
靖劉珣卿充館伴至寨門執笏捧国書入至国主帳

前面北立閤門官傳国書入引至帳内跪奏問大金
皇帝聖躬萬福及謝差使奏訖拜謝復跪問南朝皇
帝聖躬萬福奏訖拜起復位引出帳南面西立有閤
門官贊謁云大宋国信使試工部尚書盧益等朝見
又一閤門官引某等面北立先五拜進笏舞蹈不離
位奏聖躬萬福又両拜閤門官引益少進躬身致詞
復位又五拜舞蹈如前遣使問某等遠来不易又五
拜舞蹈如前遂引所賫禮物金器等自西而東於国
主面前過却引出第二重門外面北立閤門官稱有
制令先両拜起再云賜卿等對衣金帶跪受訖拜起
閤門官引復入依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恩又五拜
舞蹈又云賜卿等茶酒又五拜舞蹈閤門官引趨帳
西浮幕下少立一衣紫繫犀帶者認是漢児宰相左
企予国主前拜跪進酒徽孝上壽儀国主飲訖令在
位者皆拜遂各就座閤門官又引起稱傳宣勸酒令
楷筋飲至盡又両拜就座自此每盞並係漢児宰相
及左右親近郎君跪進又將国王自食者飲食分賜
至第四盞宣勸如前五盞訖樂官以下共賜絹四百
二十疋再引帳前面北立閤門官云謝宴又五拜舞
蹈引出上馬同館伴還安下處三節人従各七事衣

銀十兩訖傳問誓書中常年每年重疊及催取户口
對以誓書並係昨來將去誓草改定即無增減所有
合要户口宣撫司見行根捉才獲時即發遣過來楊
璞高慶裔來傳粘罕指揮斥字畫惹筆提拔不對說
以自來国書上是司分人修寫拘於體例自無惹筆
今係主上親御翰墨示尊榮大国之意慶裔云誓書
有不提空并惹筆須看換對以此誓書元在闕下為
使人陳乞已換了兩次到涿州又換一次敵国往來
豈有此理慶裔云誓書要傳萬世親寫故知是厚意
兩国相重書狀往還寫得真楷是厚意唯復寫傳惹

筆是厚意又云誓書字札且休如誓書中所載兩界
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今來所取户口只推道不見不
肯發來豈不是違誓許大天猶自不怕更要誓書則
甚且如近有燕城京職官趙温訊李處能王碩儒韓
昉越境來南張軫帶了本朝銀牌走過南界須先以
見還是數人皆契丹所指名故金人必索之良嗣欲
諭宣撫司遣行盧益馬擲名不可曰諸人聞已達京
師若悉還之不唯失燕人心且彼必見街盡告吾国
虛實所繫非細況今已四月虜亦難留何慮不交柰
何隨所索即與之彼得一詢十何時已耶然終以人

口未是移文往来事辨論久之未決盧益力爭不可
兀室云兩朝誓書中不納叛亡今貴朝已違誓矣益
荅曰且勿言諸人未嘗有至南朝者借使有之在立
誓後耶立誓前耶五六年計議大事已定本朝所有
並已依從應副如此小人口豈肯吝惜只是有變更
姓名或在遠地或聞得根取因而逃竄或藏匿山谷
或走過山西如此之類如何決要取足兀室云且如
遠者尽是契丹奴婢且道不知姓名道尋不見如知
名人郭藥師董庇兒兩箇莫道不見只將此二人来
折當馬擾名荅以郭藥師董庇兒係是契丹時投降
過来即于貴朝甚事若如此說即數十年前事豈可
套在誓書中有甚涯際及交燕月日兀室云只為所
取户口未足即無交割月日良嗣對以本朝自来每
事相就無不曲盡至誠然貴朝每一番来一事未了
又生一事此當以大事為念不可以細故相妨兩朝
所係利害甚重況兩日只是理會誓書一事若今且
把後盟了當即小人口是足可商量且如向日自海外
計議雖未立誓天地神明實已臨察宜各存信義本
朝並無事未盡兩朝敵国義均一體更宜思之兀室
與楊璞等起立云有聖旨朕以天地眷佑併有遼国

所有涿易並屬燕地若户口不盡數發来便請勾回
涿易人馬朕欲將軍馬前去巡邊恐兩軍相見不測
生事便令使副朝辭往宣撫司取人良嗣云未謙之
事有五一回荅誓書二交燕日分三符家口立界四
山西進軍日時五西京西北軍未定燕賣軍銀絹二
守唯復待與夏国若自守時與貴朝為鄰甚無害若
是夏国時恐西人出兩汝常為邊患燕符家口係屬南
界有新倉永濟兩鹽場在内朝廷歲增百萬貫正為
此鹽場在其中莫須改正兀室云我以山西全境與
汝豈不能易此尺寸地耶良嗣不能荅楊璞来云過
来三相公謂粘罕再奏已差下撒母楊天壽同龍圖
去不須尚書宣贊行良嗣遂行
四月二日乙酉金国遣撒母楊天壽同趙良嗣赴宣撫
司取未足人宣撫司以趙温評與之
良嗣同撒母等往雄州取户口途次撒母等曰兩國
謀如許大事已十八九成止為人口毫未良嗣云若
張珍趙温評韓昉等果到本朝良嗣必知之今實不
聞柰何楊璞暗以微意見喻若只得一兩箇緊人来

便了得良嗣既到宣撫司亦以璞言之故自以謂若
得一二要人如温評(信)之後可以必了然宣撫司頗難
之蓋恐已送温評(信)愈更滋蔓終未得結絶臣恩度金
国如得温評(信)乃可以畢事再三言宣撫司乞差人去
取趙温評(信)初五日趙温評(信)来長跪求免良嗣諭温評(信)
云本朝固不敢遣諫議過去謂温評(信)然金國必欲因
此尋大兵丈夫死生皆有道生亦為民死亦為民借
諫議一身以解兩国之兵為利亦不淺相顧感泣遂
以温評(信)付之
茆斎自叙曰僕至泳州阿骨打止南使而呼銀朱(宋)字
輩等先歸僕與益等留泳州十日候宣撫司發到賞
軍銀絹三十萬疋(疋)兩方發至燕京元室楊璞云計議
事已定但日近有燕京界戍官趙温評(信)李處能王碩
儒韓昉等欲去南界請先遣回然後可以議交割月
日差盧撒母同趙良嗣往椎州宣承取人經七日縛
趙温評(信)回粘罕釋縛赦罪復以温言撫之
燕山日(月)再遣使持書来借糧米十萬石并誓書来
元室遣人將到秤一連云舊例交割銀伍十兩五分
者皆不曾受分謂錢直到五十一兩方受今来此稱係

五十一兩却大一兩貴朝秤却只五十兩莫若別造一連五十兩五分秤將五分作錢耗五分作潤官若何某等荅以凡度量權衡皆係朝廷所定頒之四方豈敢私造況此銀絹係朝廷特賞貴朝軍兵非歲賜之物莫且依平交割朝辭国主云卿等歸去傳語皇帝時熱善保聖体如今軍兵兩處屯駐討伐夔離不并天祚與你家勾當彊土欲借米糧十萬石般送至檀州歸化兩處且不要疑慮早些教來已專差使人對以今夏道路難行国主云此一遭方始是往來禮足兼誓書事大要結千萬年交好禮数專遣使去因問交割燕京日分却云十一日先令交割底官員過來其軍兵只於盧溝河南下寨更待等数日得我指揮便發過河來又諭某等好去候到闕日傳與大宋皇帝立誓已定各守信約永保萬世長如今日甚好遂行

十一日甲午盧益趙良嗣引伴金国使人楊璞持誓書來

○金人国書

書云累交禮聘惇講世龢復紆使傳之華克示載書之信指以萬祀昭然一言茲見継好息民之心而得親仁善鄰之美義欲存於堅久事更具於宣陳據燕疆界至只依兩朝差去人員同行檢視分割為定所

云交西京邊界夾攻契丹皇帝事已遣近上官員押
領大軍勒於今月十一日於彼應會仍報宣撫司凡
關夾攻事件須令與差去官員計議從長施行其邊
界亦依割定領受仍已諭使人却合有回謝禮數并
報復文字送付差去軍下官員前次議取被掠并赴
去人户雖領宣撫司交付却只推延不肯早行發遣
致是一未結絶必若邊官邀功違約展轉如上不切
稟從實關引惹紊亂有失將來久結歡好若是再取
如此人口亦仰所司疾速發遣又以契丹国皇帝在
陰山夔離不在奚部山谷已兩處廟諱當今取嶺北鴦
鴛濼坐夏相度所謀雖同如或不泯後患地里咫尺
特關貴国自餘分遣別路兵馬須是當朝供給只據
収捕夔離不契丹皇帝兩路兵馬粮食合銷米十萬
石宜早分取月日於檀州歸化州兩縣處分路般送
到即候回報敲炎在候保嗇是期有少禮物具諸別
幅專奉書陳達不宣謹白

金人誓書

維天輔七年歲次癸卯四月甲申朔八日辛卯大金
皇帝致誓書于大宋皇帝闕下惟信與義取天下之大
器也以通神明之心以除天地之害昨以契丹国主

失道民墜塗炭肆用興師事在誅弔貴朝遣使航海
計議若將来併有遼国顧還幽燕故地當時曾有依
允迺者親領兵至全燕一方不攻自下尚念姑欲惇
好以燕京泳昜檀順景薊并属縣反所管戶民與之
如約今承来与契丹尚為遼国尚為大金所有以来
與契丹銀二十萬兩絹三十萬疋并燕所出稅利五
六分中只筭一分計錢一百萬貫文合直物色常年
般送南京界首交割色數已載前後往復議定国書
每年并支緑礬二千拷拢兩界側近人戶不得交侵
盜賊逃人彼此無令停止亦不得審切間諜誘擾邊
人若盜賊并贓捉敗各依本朝法令科罪訖臧罰賊
雖不獲蹤跡到處便勒留償若有暴盜或因別故合
舉兵衆須得關報沿邊官司兩国疆界各防守兩朝
界内地如舊不得遮堵道路至如將来殊方異域人
使往復無得禁阻所貴久通懽好庶保萬世苟違此
約天地監察神明速應子孫不紹社稷傾危本朝志
欵協和萬邦大示誠信故與燕地燕同誓約苟或違
之天地鑒察神明速殃子孫不紹社稷傾危如變渝
在彼一准誓約不以所與為定專具披述不宣謹白
節齋自叙曰十一日朝辭阿骨打坐所得契丹納跋

行帳前列契丹舊教坊樂工作花宴宰執左企弓以
次擎笏捧觴為壽是時阿骨打形神已病矣顧益等
云南朝許大事你幾箇使人商量了功績不小來日
好去復差楊璞為賜使報許四月十四日交割燕山
及山後幸踏地里交割南歸十三日達椎州宣撫司
摘留僕隨逐入燕

十四日丁酉宣撫司差統制官姚平仲康隨前去交割地界
姚平仲至金人要依元約將松亭榆關外民戶歸国
數内索取常勝軍郭藥師等八千餘戶元係遼東人
也宣撫司以常勝軍先自歸朝有功授官難以發遣
點檢文字李宗振畫策或為參謀宇文虛中畫策曰
若與燕人代之則不惟常勝軍得為我用又得燕民
田産自可供養不煩国家應辦錢粮此一本而兩得
之申奏朝廷遂從其議請以燕人代之金人亦從之
因而根括燕山府所管州縣百五十貫已上家業者
得三萬餘户盡數起發合境不勝殘擾獨涿易二州
之民安業者良以先歸大宋也是時燕人重於遷徙
有憚其行者說於粘罕曰燕山彊土本非大宋彼不
能取而我取之桑麻果實所在形勢之地豈可與人
金国方強盛天下莫不畏服粘罕以為然遂白以阿

罷打請以興泳易為界阿骨打曰我與大宋海上信誓已定不可失也待我死後由汝輩終如約交割宣撫司差李嗣本提兵馬入燕

先是宣撫司差姚平仲康隨分疆域立烽燧回至是再差隨李嗣本入燕

政宣上帙十六

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盡二十八日辛亥

十七日庚子童貫蔡攸整軍容入燕山府撫定燕城貫攸入燕京撫定殘民羸卒捧香火迎導而行懽呼言曰契丹既滅大金歸國王師入城復見天日相慶之人家至戶到燕人大悅初李嗣本提兵先入燕城其次宣撫司方來以郭藥師為先鋒嗣本軍望見之以為金人兵至外軍即遁營中大擾藥師使人往撫

之方定貫攸問馬擴曰契丹衆慮虜人劫寨爾以為如何
擴曰可保其不来不必慮也童貫蔡攸燕山府住十
日乃還
平燕録及封氏編年王安中入燕録曰童貫與安中
等至雄州大金議猶未決貫與安中等共議言大金
須索種種干求貫常憤恨朝廷雖然應副貫實皇恐
安中曰夷虜貪婪自古如此又況我兵向為契丹所
敗若非涿易納款偏將来歸未易議也趙良嗣雖為
朝廷不能挫彼之意必須右選中擇其辨博之士折
彼泛議可也遂於軍中得姚平仲康隨王環良嗣等各帶
入燕議事童貫遂差姚平仲康隨王環良嗣等各帶
本軍人馬起發去交割燕京平仲將家子豪邁俊爽
以強辭折阿骨爽一夕隨定次差李嗣本統河東兵
五萬為前軍以种師中楊可世擁陝西諸道兵三十
萬為中部遣郭藥師領常勝軍自新城入固安安次
勒兵慱山貫攸建旌纛縣鳴鼓吹笳節以大軍次之俾
馬公直將河北京畿兵為殿嗣本至灤潜河大金猶
駐燕京而良嗣姚平仲康隨入燕京見大金國主粘
罕云前以約十一日今後時何也姚平仲復曰大事
已定並無少疑交割燕京後時五日乃本國廟諱禮

若先是而来是属僭越何間之有若元帥求釁妄生事端敗其懼盟皇天照鑒豈輔曲者自古反盟不克享國又况貴朝百色須求我皇帝寛仁大度曲就悉從不欲少違慮壊前約元帥慎莫生事是日師中等營料石崗可世又檄衆曰今日我輩正索一死耳乃命諸將治鞍發刃廟諱弓以示鏖戰督嗣本渡河阿骨爽等聞我軍先後左右周環亘二百里不絶乃謂良嗣平仲曰豈敢生事只為本國已先發軍今滞数日所以詰旦即呼所属交割國主與阿骨爽等卷甲移竈退舍三十里日晡嗣本提兵入城師中可世相継入焉先是大金盤旋燕京城幾及半年久客多欲部曲利於財貨剽掠燕城冨豪比屋室如懸磬檀順景薊民始困弊而契丹又惧大金攘奪皆逃竄山谷城市丘墟狐狸穴處又將職官漢民分路遣行我朝所得空城而已

比征紀實曰王黼既專任其事因降旨飭二帥不得動以聽約束乃使趙良嗣奉使而阿骨達謂良嗣曰我聞中國大將獨仗劉延慶將十五萬衆一旦不戰而潰中國何足道我自入燕山今謂我有中國安得有之良嗣不能對乃與其使偕来作紀實履六年始得見馬擴自叙備

能言金人燕山事實甚詳然獨不見書紀實所取阿
骨達不許燕山之語及索山後有峻拒之語却有良
嗣更易語録之說又有謂山後復幸踏地理文割牒
文大抵我使人疑皆有所參商至為良嗣之姦利則
是也故紀實盡述當時始末廟論不敢從他録也

之禮有限不示以華侈且以河朔甫近都邑故迂其
途多其里堠次第為之燕犒而後至皆防微杜漸意
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
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
加禮誇之以富盛金人因是自負邀索不已輔遂許
日自燕山至闕下凡四五往返皆然又其每至也漸
以遼人舊歲幣四十萬之數外每歲更添燕山涿易
順景檀薊六州代稅錢一百萬緡金人既得所欲乃
割則屬中國契丹舊地則歸我今營平二州乃阿保
機於後唐時所陷滦州乃營平地舊已入遼即非石
晉所獻之地當如元約於是我無辭又索雲中一路
則曰雲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中國亦無如之何
姑欲得燕山且掩挫敗之醜以塞中外之議因割燕
山府涿易檀順薊景為一路而歸其代稅錢一百萬
緡又議折中國物貨以補其闕於是又遣良嗣議折
物凡絹三十萬綵綿稱是虜人每喜南貨故雖木綿
亦二萬段香犀玳瑁槐揲匙筯皆折閱倍償之至如

龍腦每兩折八貫則皆良嗣其中為姦也約既定索禮數因盡還其待大遼敵國之禮唯不称兄弟而已乃遣良嗣奉誓書而往而金人取誓書副先視之又止諸界上俾我使復回更易誓書中語然後来我又從之誓書事具于下事既畢彼亦遣使以誓書来時鄭丞相居中亦嘗白上曰禮数既重加歲幣加厚必不便亦不納金人既得燕山子女加久駐氣候已熱遂大病而城外諸寨日夜為燕之鄉兵刼撓因罵余睹曰汝勸我来此今外寨皆不安四面皆大兵居此羅網中如何歸乃大毀諸州及燕山城壁楼櫓要害皆平之又盡括燕山金銀錢物民庶寺院一掃皆空以遼人舊大臣及儀仗車馬玉帛輜重盡由松亭関去関在東北去其国近本欲顯隰州去爾全師復由居庸関之鴛鴦泊扼天祚出路以絶契丹之望乃盡以空城付之我時便有語謂中國修理三二年間却取之趙良嗣亦嘗私謂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黼即與二帥上下皆知之不能忠告也二帥因以宣和五年夏入燕山大内毀一小殿獸吻受諸將賀駐兵十餘日遂凱還而歸

金人阿骨打交割燕山畢兩出居庸関往白水泊過夏平燕録曰金人用阿骨爽計寸金寸土裒取殆盡將

燕城職官民户枝術嬙擯倡優黃冠瞿曇金帛子女
等席捲而東或告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之意南
朝留常勝軍利汝田宅給之爾燕人皆怨說粘罕不
當與我全燕粘罕歎止割泳易兩州阿骨打不允由
雲中留白水
十九日壬寅金人遣使賚御押地圖來宣撫司
節齋自叙曰十九日金人使賚御押地圖來宣言今
童太師蔡相公拜受童蔡惶遽問如何處置橫往謂
之曰若論御押一如本朝御押前此累有御筆何嘗
使粘罕元帥以下郎君拜受此太過當金人無對遂
許不拜先是李嗣本姚平仲軍交燕日運粮夫奪女
真牛馬殺一女真至是来整會首償人命及牛馬價
錢復為平之
宣撫司留燕旬有二日議班師赴闕
北征紀實曰金人既擾燕性貪婪方自矜大乃邀索
不已而朝廷堅永燕山地則指城謂使人曰此我有
也必欵得之納錢若千萬則與尔雖燕山僧寺巨室
之屬指一塔一殿一屋即曰此我物也當拆取之汝
欵留者即納其直故或千或萬貨之而後重載而去
自是朝廷償以百萬緡謂之燕山路代稅錢阿骨達

方喜曰荷他趙皇千年萬歲是多少物乃得燕山府
檀順薊景六州此獨蒲為之三帥實不預宣和五年
夏四月金酋告還命我師交割二帥始以兵入之號
曰交割燕山府後曰撫定燕山然所至皆空城而已
人物既寡城櫓又悉毀皆所以困我仍不與我營平
等扼吾之咽喉爾營平者當榆關路平無山川之阻
非若古北口居庸關之比且近女真故識者知其用
心矣又燕民破散悉流移近地故職官富户来奔既
無以處朝廷因分遣諸州贍之凡州縣動數千口至
少猶不下五七百口及嘗為虜官者等第補之自諸
州通判而下皆添參差以處焉自并代河朔齊鄆襄
漢之間遍已鴻然莫有關防我之山川險易州郡虛
實盡能知之州郡又往往不恤或困於衣食其在關
下者至於揭牓通衢人物往来處稱其名氏舊官封
而已乞丐執政雖睹之不問也始金人約燕地人民
盡歸南朝契丹奚渤海等人民皆屬金國既議分割
則常勝軍郭藥師鐵州人其下諸將高望等又多勃
海契丹人即令歸金國上下方以為挠如金人則已
虜掠燕地人物職官等將携之歸方議欲對換而貫
為群下所誤謂不若以燕地富户税産多者皆與金

人去却得其田宅足以贍常勝軍則不煩朝廷錢粮
又得留常勝一軍為用貫然之遂亟為奏稟黼遽許
焉盖朝廷輕易弗思獨以藥師常勝軍為重而已金
人既大得所欲號職官富户因盡括六州之地上户
幾二三萬起發由松亭関去燕中合境為之大擾由
是怨懟生矣時王安中為宣撫以撫燕既無綱領所
謂富户田宅皆為常勝軍即日肆意占據畧不問官
司安中坐視而已因是多侵奪民田故人益不聊生
及後張覺殺金人所虜遼臣之属已盡為常勝軍所
有皆立為乞丐之人方更遭其困辱甚至於殺戮無
告所謂職官富户又悉南奔歸我我不得已而後納
之且復流離困躓使我重失燕人之心仍違新交之
盟痛莫大於此

二十二日乙巳童貫上復燕奏

宣和録曰陜西河北河東路宣撫使童貫等言恭惟
陛下神機先物前知北虜滅亡之兆自政和八年
金國遣使通好結約夾攻至宣和四年虜主播遷耶
律淳簒立幽燕之民久懼塗炭延頸款関願歸中国
陛下俯順人心特詔臣等出總戎干先行招撫及
遣使以禍福諭淳使納土内附淳先敗盟寇邊臣等

仰遵睿畫東由雄州西由安肅廣信諸道進討自五
月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九日八月十四日二十
一日二十九日九月一日九日王師屢勝殘虜震懾
乘勢開諭聖德招徠遠人廣出文牓遣閒賫至燕中
曉諭士民先是郭藥師領常勝軍萬人駐涿州虜中
最號勁兵易州守城契丹亦衆涿易之間有牛欄寨
皆契丹素屯兵馬去處声援相接涿易仍係燕山襟
喉之地臣等既進兵討蕩兼由間招誘常勝軍及預
行結約易州城中豪傑內應至九月二十九日郭藥
師領常勝軍萬兵舉涿來歸二十七日遣發兵馬進
取易州殺戮城內契丹殆盡當日收復易州十月四
日攻破牛欄寨涿易之路遂通節次收復涿歸義安
城固安威城淶水并良鄉武清安次清化薊陰潞三
河析津寧平平虜王田等縣及景薊等州同時納土
幅員數千里天險地利盡皆有之獨燕京孤城未下
女主偽后蕭氏遂稱臣妾遣使納款却而不受十月
十八日大兵至良鄉縣界殺退賊衆二十三日遣奇
兵徑入燕城殺戮城中契丹萬衆燕民鼓舞四軍賊
首援兵旅拒二十五日再戰於盧溝河賊首退保燕
地城十二月二日契丹悉燕中兵馬來犯永清一帶已

歸順地分王歸師麾繫大獲勝捷橫屍蔽野餘衆潰散
不能再舉四軍遂與偽后棄城逃遁金国十二月五
日入居庸関與王師夾攻收復燕城了當臣等於四
月十七日躬領大軍入燕山府撫定軍民布宣聖澤
者全師制勝振朔部之天声舉国來成獲燕山之都
會整四方而無侮垂萬世以有光廟社均休臣民胥
慶臣等聞周伐獯犹僅至太原漢擊匈奴但期渭上
雖招徠其種落或攘斥於封圻皆僅存開拓邊隴之
名固未有混同宇宙之烈矗茲裔勇昔虢殊隣當五
季之爪分盜一方而穴處蕭蕭易水限風氣於山川
奕奕漢津隔星辰於象緯金繒填壑者以鉅萬計士
庶疾首者殆二百年藝祖肇基已恢奄有之志
神皇仰極載勤繼伐之謀對越在天之靈必施闢國
之畧屬酋渠之遠遁復宗種之內訌竊位渝盟不誅
而殄誡慕義莫止其來遂興復古之師爰狗叩関之
請被堅被敵首克六城獻馘執俘何啻三捷軍声疊
振醜類驚奔斷其唇輔之依結彼腹心之應扶老携
幼還為冠帶之民籍户提彊来入版圖之會市無易
肆人若更生過地利於九山缺字鎮醫閭之峻察機
衡於七政天文開折木之躔聖武既昭庶邦丕享熏

舜舞干而苗格繇文德之誕敷文王固壘而崇降自
聖謨之丕顯於皇偉績更邁前聞恭惟　皇帝陛下
大道并包沉機獨運以順為武威加六合之中惟斷
乃成智出解疑之表快　列聖未攄之憤昭寧人有
指之謀膴膴周原昔裂冀州之壤茫茫禹跡今歸碣
石之封方且下十行之詔以蠲苛姚之科定三章之
約以施寬大之法禮高年而教孝弟褒有德而訪才
能文軌同混於車書朔南咸暨於声教大刑陳之原
野聿臻偃武之期成功告於神明益顯無前之績臣
等遠慙周輔獲稟睿謀拊循幽薊之遺黎宣布神聖
之厚德御五門而奏凱將賚及於群元奉萬壽以稱
觴當獲陪於列辟
秀水閑居録曰童貫蔡攸奏至宰相王黼率百官稱
賀表中多符意云陛峻明堂既揭平朔之號軒藏石
鼓仍題復古之名鍾御名銘金則應牧野誓師之時印
章篆玉則示漢將破胡之兆承九清之命而整神霄
陰相之旅建三辰之期而向太一下臨之方云　又
曰童貫奏中云不受蕭后納款者先與金虜有約不
敢受也又云金國入居庸関與王師夾攻者劉延慶
為残虜所敗約金人取燕城也又曰女真既破契丹

駐軍於燕山之北約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於是童貫蔡攸與大帥劉延慶將十五萬衆進屯盧溝河時虜后蕭氏與四軍大王者居燕城有衆纔數千遣使人韓昉歸款仍請罷歲幣貫等不納延慶分兵往救為殘虜(擊)還盧溝大軍間風遂潰王黼為相因此嫉貫等且欵自以為功會虜酋耶律淳死乃議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孚許金幣以贖其地女真果入燕恣為劫掠以空城歸我而厚索歲幣且知中國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師還童貫封廣陽郡王蔡攸領樞密院王黼加太傅總三省賜玉帶如唐裴度故事始議

贖地但求石晉故彊不思營平滦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於此三郡聚兵窺伺為內侵之計黼之疎謬如此

中路○門下制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政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祇膺駿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彊理之修先王啓祐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夷咸賓惟羯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壤雖比謂八狄同蠆貊之外區而燕曰幽州與青徐為王土割賂自五季始盜

駐軍於燕山之北約本朝自以兵力取燕地於是童貫蔡攸與大帥劉延慶將十五萬衆進屯盧溝河時虜后蕭氏與四軍大王者居燕城有衆纔數千遣使人韓昉歸款仍請罷歲幣貫等不納延慶分兵往救為殘虜擊還盧溝大軍閒風遂潰王黼為相因此嫉貫等且欲自以為功會虜酋耶律淳死乃議遣使召女真取燕城孚許金幣以贖其地女真果入燕恣為劫掠以空城歸我而厚索歲幣且知中國兵弱自此有南牧之意矣師還童貫封廣陽郡王蔡攸領樞密院王黼加太傅總三省賜玉帶如唐裴度故事始議贖地但求石晉故彊不思營平滦三州乃劉仁恭遺虜虜不肯割於此三郡聚兵窺伺為內侵之計黼之疎謬如此

二十七日庚戌以收復燕雲曲赦河東河北燕山府雲中路○門下制軍詰禁昭帝王之極功發政施仁體天地之大德朕祇膺駿命嗣守洪圖聿臻熙洽之期克保盈成之業皇天全付所覆可忘彊理之修先王啓祐後人宜篤經營之念萬邦作乂四夷咸賓惟羯胡之舊鄰侵中華之名壤雖北謂八狄同蛮貊之外區而燕曰幽州與青徐為王土割賂自五季始盜

擾重二百年自藝祖之肇基洎　裕陵之復古聖哲
重慮謨訓具昭肆予纂承敢時怠忽顧澶淵結誓之
後守其信書且河朔息戰以来重其兵舉人心久欝
神作有開相彼虜酋虐用夷種賦斂暴刻衆懷離散
之思刑罰峻深人抱怨咨之戚内親爭叛強敵肆侵
遺穹帳以逋逃軽前盟而背覆五都潰決諸姓駭驚
用踰将相之行往護封圻之守殆天所授其衆自歸
簞食壺漿迎王師而来保旱霓時雨慰民望以戚蘇
靡勤鋭旅之攻盡復連城之聚一方黎庶初還禮義
之鄉千里山河重載版圖之籍言念征徒暴露之久
轉餉調發之勞并及新民曲覃慶宥於戲師直為壯
既昭無敵之功道貸且成斯致平之利咨尔有衆
体予至懷

二十八日辛亥童貫蔡攸歸以詧度權帥事

詧度既就権帥幷招集散民遠近駢集大金出嶺外
可世平仲即分陝西河北諸道兵常勝軍守松亭古
北居庸関以閽門宣賛舍人劉逖知景州惠州團練
使楊河昇知檀州忠州防禦使任宗逸知薊州悉發
官吏赴上詧度作平燕詩送童貫曰長亭春色送英
雄蒲目江山映日紅劒戟夜搖揚柳月旗旌晓拂杏

花風行時一決平戎策到後須成濟世功為報燕山
諸將吏太平取在笑談中

政宣上帙十七

起宣和五年五月二日
甲寅盡六月四日乙酉

五月二日甲寅童貫蔡攸班師
七日己未百官詣文殿德稱賀
八日庚申御筆加王黼等王封
御筆虜政不綱斡国侵擾不圖人心之慕義率皆面
内以嚮風朔薊雲燕悉歸輿地勞来還定已奏膚功
安華虜之生靈紹祖考之先志所賴廟堂之策集此
不世之勳當有疇庸以昭異数可依下項王黼除太

傳進封楚國公鄭居中除太保仍與一子推恩白時中張邦昌李邦彥趙野各進官二等以上俱依例加勳封

九日辛酉少師太宰兼門下侍郎慶國公王黼授太傅進封楚國公少師威武軍節度使樞密院使鄭居中授太保進封燕國公少保兼樞密院事餘進秩有差

太師領樞密院事餘進秩有差

御筆太傅三公坐而論道號為三省長官所有王黼已降指揮拜太傅其治事恩數合依太師體例可疾速照會遵守施行

十一日癸亥太師劒南東川節度使童貫依前太師進封徐豫國公少傅鎮海軍節度使兼侍讀保和殿克上清保籙宮使河北路安撫使蔡攸以少師領樞密

十四日丙寅王黼日赴朝參奏事退聚議治事

金人阿骨打西巡發燕中職官歸國

阿骨打交燕畢於契丹漢兒內西府中携劉彥宗出居庸關由雲中府德州路西巡留白水濼度夏欵遣官交還本朝山後州縣且聞天祚北走鞋靼經營擒之乃遣左企弓等部所得燕山職官富户隶取榆關

平滦路以歸

遼國平州節度使張儉援平州陰叛金人殺燕京宰相

左企弓等

張覺者平州義豐人也少第進士建福元年夏遼興軍節度使乃平州偶有兵作過能招安息亂以功權知軍州事燕王死預知遼國必亡盡籍管內丁壯充軍得五萬人馬千疋選將練兵聚粮穀招延士大夫有才者參與謀議潛為一方之備蕭太后常差太子少保時立愛知平州始到任張覺雖外示尊禮而內實不容立愛察其有異志常稱疾不出儉依舊知軍州事會金人下燕首問平州事參知政事康公弼曰張覺狂妄寡謀雖有兵數萬皆鄉民器甲不備資粮不給彼何能為宜示之不疑圖之未晚也金人招時立愛赴軍前進加覺臨海軍節度使依舊知平州軍州事將發燕民由平州歸國粘罕謂左企弓曰我欲遣兵三千騎先下平州擒張覺然後行如何企弓輩以為然獨康公弼曰若加兵則是驅平州叛也公弼舊在本州守官上下人情無不通也請單騎一到觀其意而徐圖之遂授金牌馳驛前去見張儉諭金人之意儉曰遼國八路七路已亡獨平州敢有非望鄉兵

所以未敢解甲者比防蕭幹侵掠故也今軍馬不来
殘民何幸聞皆公之力也厚賂而歸報曰彼無足慮
遂不興兵改平州為南京加張僉試中書門下平章
事判留守事其實欵圖之也阿骨打大軍北出居庸
追討天祚為事漢官知樞密院事劉彥宗以下隨行
其舊今相公臨巨鎮擁強兵盡忠於遼國必使我復
歸鄉土而人心亦望於公也僉遂招諸官員將領會
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見出沒於松漠之南金人
所為全軍急歸不少俟者契丹為之羈制也若明公
勤王唱義奉迎天祚以圖興復先責宰相左企弓等
叛降之命而殺之放燕人歸國使復其業而以平州
歸宋則大宋無不接納燕人則平州遂為藩鎮矣假
如金人後来加兵內用平州之軍外得大宋之援又
何懼焉僉曰此大事也不可草草翰林學士李石智
而多謀可遣人邀之密議石既至與之謀而合陰遣
將官張謙領軍馬五百騎傳留守令張招宰相左企
弓曹勇義樞密使盧仲文僉知政事康公弼至滦河
西岸聽候差議事官趙秘校就去面疏企弓等十罪

天祚播遷夾山不即奉迎者一也勸進皇叔燕王僭
號者二也訐君父過惡而降封湘陰王者三也天祚
常遣知閤有慶前来計議而殺之者四也檄書始至
而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謀守燕而拜降六也臣
事金國不顧大義七也根括燕中錢帛耶悅金人八
也致燕人遷徙而失業九也教金國發兵先下平州
十也皆無以對遂縊殺之榜諭燕人留餘戰馬外盡
放復業令各安堵如故所有逐戶拋下屋宇田産什
物之類已為常勝軍占者悉還之燕人患得歸皆大
悅稱保大二年契丹官秩盡天祚僚朝夕朝謁事無
大小皆告而後行 燕人得歸往往有至京師者
上聞燕民之歸詔王安中詹度加恤録士大夫之可
用者復百姓田租三年
二十九日辛巳童貫蔡攸大奏凱以入告功于廟
北征紀實曰二帥告還 上御景龍門觀奏凱盡以
禁衛諸軍迓之以入 上始甚不樂故二帥賞皆薄
貫遂致仕蔡攸拜樞密初二帥以宣撫司羨餘進大
珠百萬金四千兩犀玉錢帛稱是號曰土宜 上喜
之 又曰二帥凱還 上為御殿受賀禮畢賜宰臣
等坐用 神宗皇帝下熙河及崇寧下青唐故事觧

二字倫寫

玉帶以賜藺

六月一日壬午朔蔡攸進賀表　表曰

師由義動往城于方國以和不戰而屈舉全燕之故
地吊介狄之遺民戴白垂髫歡呼而解衽壺漿簞食
充塞而載途萬國来同一方底定乾坤動色廟社增
光恭賀惟北有邦實冀之府大禹所別有虞常巡粤
我造邦之初遂為與國之敵始約兄弟尊至祖孫金
繒締交使傳洽至其強弗率僭偽號者二百年有志
未遑更聖君之六七作惟善神考于時元豐分將
隸兵聯民講武閱九軍之師陣建北面之黄旗無曩
可乘有訓斯在皇帝陛下以重華而紹帝之事以
下武而繼文之声因其天亡之時成是席卷之勢臣
頑惟稚長久誤眷知詩禮之庭屢趋而過軍旅之事
蓋未嘗聞察之於談笑杯酌之間付之以彊場甲兵
之事乘其萬舉萬全之會授之百發百中之機是惟
秉鉞以專征豈可因人而成事山川草木悉歸輿地
之圖士女臣民盡效職方之貢此蓋
皇帝陛下懋昭大德適駿先猷人斯與能天實助順
揚厲無前之偉績鋪張不世之宏休千載君臣適遇
風雲之際一門父子得為勲戚之家

鍾邦直行程録曰朝廷詔雄州守臣和詵高陽帥臣
侯益経畧邊事邊臣上言以謂胡中衰乱君臣慕奪
残暴假息遊魂彊埸正取乱侮亡之時朝廷以為然
大臣王黼力賛其事用兵之禍自此始也是年二月
以太師領樞密院事童貫為宣撫司使以蔡攸副之
統陝西河東河北京東西京蓟六路軍馬十五萬
以擊契丹五月師渡白溝五里契丹以三千騎撓我
軍軍乱我師敗績所喪十之一是時国家與契丹盟
好百餘年邊防無犬吠之驚耆老白首不聞兵革之
音師出無名人不効命人情煩惱中外不安二帥罪
邊臣以謂聞報不精契丹尚盛未可取也方議班師
六月虜主耶律淳以病死朝廷復有冀得之心詔二
帥率兵駐高閱(関)以待変再召諸道兵須冬以進九月
契丹管押常勝軍馬郭藥師以所領七千人擧涿易
二州来降而耶律淳妻蕭氏遣使納款乞数
州之地以為南朝外屏二帥侵罵叱退(悞)其使自以謂
功在須臾十月遣大将劉延慶督兵二十萬入燕以
應金人之約師行在道猶豫不進自雄州十一程始
到盧溝河二百里契丹以数百騎乱我軍延慶未嘗
迎敵中夜輒曳兵而走契丹掖軍追奪殺傷及自相

蹂躪死者十二三委棄軍器錢粮金帛不可數計延
慶閑西老將偏裨才爾平昔為人所御豈能御人爵
位已盛豈肯更効力授命之日已出悖言委任非所
宜至是乃敗十二月金人之師度居庸閑契丹君臣
望風而遁燕民具禮儀以迎金人朝廷遣使增歲幣
兵十萬以入名曰撫定留半月增陴峻隍振旅而還
歸朝幕府計功論賞等第有差原夫自古夷狄與中
國迭為衰盛而夷狄之盛未有及百年者唯契丹則
踰二百年而常與中國抗衡豈以澶淵之盟降緒之
誠振(棣)於心後嗣累世保守堅固不復南牧百餘年間
其所活生灵何慮數千百萬陰功豈淺浅得非天以
此佑之乎迨至崇禧世祚垂亡丁可耶之時而無能
耶之人二師帥一以閹進一以倖進自少及老立功
名取富貴皆以蒙蔽欺罔而浔之居内則專機政在
外則握重兵是豈知紀律不明賞罰每嚴
刑重罰以鉗天下之口雖甚顛倒錯繆無敢議其非
者童貫唯以一老吏李宗振參決帷幄軍政一以委
之幕客拱手備員而已唯擴諦當公事官李積中廣

東人年七十許以不偶 於時凡三十年不赴朝緣
大臣薦以特旨入幕中兩授書于二師即備言今時
用兵得失與金人交通利害異日必為邊患累數萬
言皆切實今日所驗者二即素不知今古憒然莫知
為何等語漫不加省但日事虛文弥縫闕失搜抉奇
異為鼓惑之計孰知為天下慮卒以是敗

童貫蔡攸以郭藥師来朝

比征紀實曰童貫蔡攸既凱還以藥師来藥師之来
禮遇甚厚賜以居第賜宴之勝姬加諸燕犒因請觀金
明池上特命張水戲若暮春教習者以示之仍命大
臣貴戚家更相延之每率其屬皆豫焉遂盡見中国
華侈及辞歸群小又將引之入中禁或以謂不可故
上特為出玉華閣之外後旣之延春小殿見之時
盛夏設二大金盆貯氷殿上上御大珠絡縫銷金
青紗戰袍藥師陛見頓首殿下流涕而言曰臣在夷
虜聞趙皇真在天上不謂今日得望天顏臣死榮
甚上深褒稱之委以守燕也又謂藥師曰朕且欲
托卿事可乎藥師頓首曰臣夷虜遠人今日蒙
天地大恩已誓効死惟陛下即使蹈湯火冒白刃正
所甘心粉身碎骨矣不問何事臣藥師必死也

上乃曰天祚未了卿為朕經營取之以絶燕人之望
於是藥師逡巡色變復奏曰天祚者臣故主耆也故
主亡走是以降歸中國今　陛下使臣効命萬死于
他所不敢辭況臣事　陛下猶事故主今使反故主則
非臣所以事　陛下也唯此一事願付他人乃泣涕
雨下上不覺感動且欲得其心乃解所御珠袍并以金盆
賜焉藥師感泣出諭其下曰此非我功汝等力也多
寡當共之因剪金盆人各一片於是群小不虞其奸
交口譽之以誤　上聽始常勝軍本謂之怨軍在虜
中常反覆者而我初不知其詳及来歸我其徒深虞
我疑之也是以每言及天祚則人人未嘗不変色曰
此某等故主也使主在豈敢遽降南朝及故主已亡
誓不從女真所以歸投南朝爾　上聞是深慮天祚
尚在繫燕人心恐一旦復出則常勝軍必解體散從
天祚故有此喻實輔佐大臣不能遠思上誤聖朝者
此也藥師遂以檢校少保副安中焉然上下政令實
出藥師安中但効平時態諂事之驕藥師者此也我
又傾意以結之凡良械精杖莫不以往謂若須焉則
盡括内官焉委與之藥師揀焉之法作泥潦半里使
人不啣轡而馳焉能過則為良焉不然則又退又選

大率類此又遣部下商販諸路舟車遍矣又聚天祚
昔工作之人為奇巧之物多以玉帶碼碯器撚金絲
珍異以奉權貴下及小璫無不喜者及其得志自擅
燕山一路有常勝五萬食粮軍鄉兵號三十萬中国
雖有戍兵唯九千人無能為也又藥師及燕人終不
改其左衽亦無如之何時人切比之安祿山別築地
都城增賜美女慰諭令来朝藥師辞以故不至於是
罷安中召之還伯氏因薦蔡靖以代之靖有胷襟至
則開懷待藥師少能抑其權藥師亦重靖然終不得
其柄也宣和六年秋黼且罷貫復落致仕出撫河東
欲擒天祚　上因令巡邊密探藥師去就不然則拉
之同来貫至燕境藥師以数騎出迓貫於易州界再
拜帳下貫曰汝今為太尉視两府與我等矣此禮何
耶藥師即曰太師父也藥師惟知拜父耳焉知其他
貫遂釋然藥師又邀貫視師貫以素隊出郊野則略
無人跡藥師乃下馬當貫前以旗一揮於是四山鉄
騎耀日莫知其数貫衆皆失色歸而白上謂藥師決
能抗金人矣當是時雖金人不犯中原藥師亦必反
反亦中國不能支
郭藥師除檢校少保河北燕山府宣撫副使同知燕山

府趙良嗣盧益還闕盧益正除兵部尚書趙良嗣除
延康殿李士馬擴轉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
二日癸未　上以御筆付詹度令密察張覓去就
上聞張覓救金人以御筆付詹度曰金國自燕山遣
人詣平州即日復回云張覓領步騎五千壁松亭関
鈔其車乘不敢進及聞平州止称舊府用保太年號
虜相曹勇義等四人聲言不順南朝亦不歸女真及
四月二十七日輒遣兵奪清化縣榷鹽院錢板等物
觀此則覓之不歸女真明而所以款附本朝之意蓋
亦未見若不稍與羈縻必為邊患雖未可明示結約
要須加撫諭卿可因人諭意然不可洩覓方外連韓
慶民等招誘遷闔等州以拒金國成敗固未可知為
我之計正當用卞莊刺虎之術坐觀其變以為後圖
所慮貪功倖進輩苟希目前輕失女真所當深察遂
令覓之婚家王倚者諭之覓遣張與祐来會度復奉
御筆云營平納款雖在女真入関之前然其後朝廷
累次計議女真終不見與張覓固嘗臣服金國用其
爵號又嘗改為南京矣本朝初與金國通好彼此著
誓甚重豈當首違況金國昨在燕京所以不能即討
平州者止緣女真慶関中而覺外扼榆関又我以重

兵壓其境且舊酋尚在是以彼姑涵容今女真既已出関他日若自中興府或東京之西討伐平州則蕞爾之州恐未易當況我師既以解嚴酋又復狼狽如此秋深女真師正是得志之時在我豈當妄有舉措為今之計正合坐觀其変以為後圖然聞竟欲通韓慶民結連四軍併力窺燕則不得不慮理當速示羈縻卿可慎選其才智忠信之人二三輩令密諭竟意許之世襲節度因祐歸以 上意語之未間行又承御筆聞四軍林牙張竟在居庸関北及平滦州中京集聚止留金國車乘縱還金国所遷燕京人口并意欲為我彊之患要須経畫為善後之計議者謂四軍林牙以嘗為我敵雖欲翻然寧不畏禍張覺久欲歸附以故許不逮藥師未厭其欲遂爾遷延勅詹度密遣人誘致率衆内附當厚以金爵畀之

四日乙酉檢校少保奉武軍節度使同燕山府路安撫使馬步軍副都總管郭藥師進檢校少傳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八

宣政上帙十八

起宣和五年六月五日丙戌盡十二月三日壬午

五日丙戌張覺詣宣撫司納土

狀曰權管廟諱平州節度使兼諸軍都統張覺狀自女真深入北朝皇帝西狩不返諸路寇兵充斥道途塞絶當道無所依託承大朝累遣人賫到文字招諭尋奉表欵附復蒙降到勑赦并處置宣命適值女真襲下燕城遠近震懼當道地隔力弱姑務應從以緩

攻侵圖安境土燕城本中國舊地雖為賊有巢穴尚
遥固無久駐之勢況與大朝要約遂議割分賊恃虎
狼之強其雲中富家巨室悉被驅擄止留空土以塞
前盟大朝亦非得已旋以假道當界寃痛之声盈於
道路是用不忍與州人共議僉曰宜抗賊命以全生
靈若許東遷是亦資虜即調發丁壯繕甲兵鋤賊徒
以活生靈區區之志必已聞之近知賊衆已過居庸
大朝必措置屯守使無田路仍念安土重遷者人之
常情況萬家流離祝禱無主雖居近地猶謂出鄉使
復父母之邦是成終始之義一則為大朝守圉之計
二則快流民歸国之心固無他求乞脩舊款應西来
職官百姓已分路津發過界去訖今差都統府掌書
鴻臚少卿張鈞将作監參謀軍事張邈名因謹詣宣
撫使司約土歸朝詹度得狀不敢受而聞以密奏援
竟狀當遷之人在平涞者皆欵求歸已分路遣之過
界緣東遷之人田宅悉為常勝軍所有無宿食之地
若空入燕地其勢必張悝為金人所知已語竟無遽
遂以張鈞送宣撫司
先是張竟救金人用李石謀殺左企弓等放燕人歸

燕聞朝廷令詹度密諭之意又得朝廷撫納燕人之
報大喜遂納土來歸拜覺泰寧軍節度使世襲平州
其屬衛甫張鈞趙仁彥張[illegible]名固皆除徽猷閣待制
史愿亡遼録曰張覔之拒金人也外則送欵於大宋
通好於蕭幹而緩急求援内則奉天祚畫像舉事白
而後行詐遣人奉迎以圖興復有燕人李安弼者乃
翰林李士李石也高黨者乃三司使高履也二人者
皆先嘗被擄後緣張覔放歸恐金人来捕意欲大宋
與金変盟則雖後来取之不發纔見王安中共為游
說曰平州自古形勝之地地方百餘里帶甲十餘萬

張覔文武全材足以禦金人制藥師幸招致之不然
則復恐西迎天祚北合蕭幹並為我患燕山豈得而
安安中入其語深以為然勸朝廷納之有臣身任其
責事関軍國利害大計不敢不言差官伴送李安弼
等賫奏赴闕趙良嗣力争以為不可恐必招女真之
兵乞斬安弼以狥朝廷不從又有延康殿李士提舉
太乙宮趙敏修遼國宰相李儼之子處能也先自海
島蕭太后詔令歸俗乘驛騎赴闕將復用行次平州
聞金人已下燕土因越境歸朝在京師賜第有母國夫
人邢氏等骨肉亦自平州歸三人旦夕出入王黼蔡

攸府第議事朝廷遂信其說通平州納燕人豈偶然
哉良有以也
九日庚子收復全燕一行官吏將士推恩
宣撫司收復撫定全燕一行官吏將士等宜有優恩
以酬勞効述古殿直李士宣奉大夫參謀官劉翰除
延康殿李士更轉一官顯謨閣直李士管攝諦機宜
文字蔡術已除徽猷閣待制攝諦管機密文字蔡術
已除陞一職外更轉階官二等大晟府興樂提舉秘
書省道録院管廟諦文字宣撫使司廟諦當公事馮
舒與除待制更轉一官集英殿修撰參謀官文黃中
舊職係待制與遷一職直李士仍轉一官
金國主阿骨打殂於軍前
神麓記曰女真始祖桓朴浦出自新羅奔至阿觸胡無
所歸遂依完顏氏馬六十未娶是時酋豪以強
凌弱無以制度措浦劈木為耜如文契約教人舉債
生息勤於耕種者遂致巨富若遇盜竊雞豚狗馬者
以桎梏拘械用柳條笞撻外陪償七倍法令嚴峻果
斷不私由是遠近皆服號為神明有隣寨臭察異酋
長姓結徒姑舟小名聖貨者有室女年四十餘尚未
婚遂以牛為財用農作之具嫁之于桓浦後女真衆

酋結盟推為首領生訛辣魯繼其父業訛辣魯生佯
海佯海生隨濶自幼習射採生長而善騎射獵教人
燒炭煉鉄剗木為器制造舟車種植五穀建造屋宇
稍有上古之風由是鄰近每有不平皆詣所請遂號
孛堇臣伏契丹生三子長曰兀列次曰失侶幼曰烏
熱為孛堇生貨攞比之五祖逈然超群由是契丹拜
為寧江軍節度使呼曰太師生五子長曰劾闍乃粘罕祖
次劾姑遜次劾里孛次蒲辣叔次楊割太師劾里孛
生長子兀羅束第二子兀古達乃太祖大聖武元皇
帝祖契丹咸雍四年歲在戊申生自遼国天慶三年

甲午歲年四十七於寧江府拜天冊立改元称帝號
侍中韓企先訓名曰旻改收國三年天輔六年共在
位九年創業艱難未嘗少息至燕京入内見大殿揺
動出於城東柴村建塞不旬日病殂年五十五以白
礬大塩淹歸阿觸胡御寨塟之後遷於墳山號曰秦
陵松漠記聞曰阿骨打八子正室生繩果於次為第
五又生弟七子乃燕京留守易之父王正室卒其継
室立亦生二子長曰二太子為東元帥封許王南歸
至燕而卒次生第六子曰蒲路虎為兖王太傅領尚
書省事長子固碖力本切側室所生為太師涼国王領

尚書省事第三曰太子為左元帥與四太子同母四太子即兀术為越王行臺尚書令第八子曰邢王為燕京留守打毬墜馬死自固碖以下皆為奴婢

神麓記曰太祖九子正室生第三子聖果名宗浚乃亶父第七子列蒲陽虎名宗朝繼室生元帥二太子名宗傑第六子宗雋庶長子宗幹乃亮父賢妃生元帥三太子宗尧乃褒父德妃生元帥四太子兀术名宗弼第八子何魯第九子阿魯孛山節要曰阿骨打有子十餘人今記其八一曰阿補二曰室曷亶父三曰設梁虎與室曷同母正室所生四曰窩里孛人呼作二太子兩冠京城者五曰窩里

嗢盟人呼作三太子六曰兀术人呼作四太子七曰窩里混人呼作五太子號自在即君八曰阿魯保那王

金國太祖實録曰太祖生於遼咸雍四年戊申秋七月其先寓止為完顏部人後因以為氏以遼天慶五年建國曰遼以鎮鐵為國號鎮鐵錐堅剛終有銷壞唯金一色最為真寶自今本國可號大金天輔七年八月乙未終於部堵滦在位九年享年五十有六三后三妃十有六子

阿骨打既殂於軍前粘罕等遥尊其弟吴乞買為帝阿骨打有親征之行也留親弟吴乞買名晟權知軍

國事偶當年夏阿骨打病死粘罕等遥推吳乞買為
大金國皇帝改天輔六年為天會元年
二十一日壬寅金人歃交割我朔武翟三州而国主告
祖不及取三州而去
金人軍馬來平州張瓌拒退之
金人閣母国王軍二千餘騎來聞平州事作前來問
罪先入营州張瓌發兵拒戰閣母以軍少不敵不交
鋒退歸大書州門曰夏熱且去秋涼復來瓌遂声言
戰敗金人殺傷甚衆妄申宣撫司以大捷聞宣撫司
厚以銀絹告敕賞其軍

七月七日戊午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
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保起復太尉武信軍
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霄玉清萬壽觀副使直
廣思殿充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譚稹授起
復檢校少保
十日辛酉太師兼領樞密院事陝西河北河東路宣撫
使徐豫國公童貫致仕拜起復太尉武江軍節度使譚
稹為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
幹離不圍平州張瓌走所賜詔書盡為金人所得
是月宣撫司賫銀絹數萬前去犒賞并朝廷遣李安

弼并張覔弟賫詔勅前去平州覔聞之喜率官吏郊
迎不意金人諜知之率千騎襲破覔覔挺身走不及
入城遂間道欲如京師其弟奔燕山以其母為金人
所得復携詔往投之而覔之母妻已為金人所戮金
人得詔勅由是大怒而憾我矣張覔至燕山郭藥師
留之易姓名曰趙秀才匿常勝軍中幹離不遂圍平
州節副衛甫參謀趙民彥張釣棄城領麾下数十人
將帶官庫珠玉珎宝等燕京四散藏匿獨張[illegible]御名固
與軍人死守
十九日庚午文武百僚太傅楚國公王黼等三奉表請
上尊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霄明皇帝御筆批荅不允
二十八日己卯陝西河東河北路宣撫使童貫河東河
北路宣撫使蔡攸等少保准南節度使知燕山府王安
中資政殿斈士同知燕山府詹度檢校少保武泰軍節
度使同知燕山府郭藥師等據偽永安軍節度使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陳国公張言中等又舉人道僧耆老百
姓共五千五百一十人狀乞上尊號詔不允
八月十五日甲寅宣撫司奏大破蕭幹於峯山獲耶律
德光尊號寶檢及契丹塗金印
初蕭后東走也蕭幹留奚王府僭號大奚國神聖皇

帝改元天皐時奚人飢幹以闕食六月領兵出盧龍
嶺攻破景州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仁於石門鎮
陷薊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
情洶洶頗有謀棄燕者貫自京師移文王安中詹度
郭藥師切責之已而王安中命郭藥師大破其衆衆
衆犯順八月十五日大戰峯山生擒僞阿魯太師獲
耶律德光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王黼於是有受賀
奏告之議矣

宣和録曰大傳王黼等表賀宣撫司奏奚賊四軍夔
离不率衆出
犯景劒大兵討伐八月十五日於峯山遇王師大捷
斬獲三千級生擒僞阿會太師俘執數千人十七日
追至盧龍嶺招納二萬餘衆獲耶律德光僞尊號寶
檢契丹塗金印數十軸重器甲午馬生口不可勝計
及進兵撫諭招燕州令復從金國訖
九月六日乙巳御明堂集英殿大宴御手親製宮花幔
頭賜太傳王黼
知河間府蔡靖同知燕山府與詹度兩易其地

先是六月中御筆王安中知燕山府詧度郭藥師同
知藥師以節鉞欵居詧度之上度称御筆所書有序
不易藥師不從兼常勝軍横甚藥師右之度不能制
晏聞朝廷恐交惡日深故有是命
幹离不攻破平州來索張覓下軍中縊之函其首與之
道君皇帝詔不令發遣安中與藥師再三論奏若不
與則無以塞責不得已而縊殺之以水銀漬其首函
送平州二太子復遣使索燕人之歸者宣撫司初荅
以下郡邑浩瀚莫知所往已指揮眼括發遣終歲之
間使者四至而意在探軍数多寡倉庫虚實并密賫
文字到燕中招諭遼國文武官若復歸金國者於舊
官上超轉三資依格任用中亦有不得赴朝廷換官
窮困者如趙公儼趙公倫姚企望越境逃走去
北征紀實曰張覓者燕地之豪傑也素領營平二州
方天祚亂陰山國亂無主人生向背覓取天祚像掛
之廳事呼二州父老諭之曰女真吾讐也豈可從又
指其像曰此非乃主乎安可忘背當相約以死馬必
不得已歸中國未晚燕人尚義故皆從之然覓間遣

人通中國二師遽奏以捷隨克平燕山牌來亦曰
收復營平二州其後金人入燕而竟使不至又止大
率如此金人入燕山竟不得已亦遣人詣降金人亦
封爵之其後金酋病卒軍西北出居庸關往鴛鴦泊
白水泊將經營天祚其輜重則盡由東北出松亭關
將歸國其道由營平其金人所擄職官富户皆哀訴
竟為之主竟因乘間誘擒遼人之大臣如左企弓輩
数之以國乱不能輔佐又不死守及從仇賊且刼徙
燕人等罪皆殺之曉示燕人一行但留馬外盡放令
復業各歸其所至於儀物盡毀去玉帛皆有之金人
無一得脫者然金酋適死其喪未歸故未能治也竟
既與金人結釁乃謀復降中國因亟遣遼之大臣李
石者來既至燕山見王安中安中為遣詣闕下因密
奏丐納之李石諸後乃李汝弼也以待制奉朝請其人頗戇實有論議後金人既寒盟獨李汝
弼甚有惧色曰朝廷須着意關防須得金人其術定
是一面舉兵一面和議使我失措如是者三四番終
滅大遼矣時將相皆已
惘然不能詢訪也時往返締密外廷罕知其詳
然識者已深為之懼矣獨趙良嗣者抗章論列國家
新與女真盟況女真方強不可失其惟乞斬李石以
狥上大怒而黼既專以計議自為功故指良嗣以
為二帥之黨意欲壞成約也故良嗣陰亦得罪初結

約甚固密及中國見金人之不顧也謂果不能治
上每曰金人必不能立國矣故結約事寢張皇竟既
得中國助遣中其所欲俄復遣李石同其弟來我乃
以平州為泰寧軍封竟節度使遣人以泰寧軍牌及
勅書及竟之誥命詔書輿之竟大喜乃提親兵遠出
拜迎不虞金人皆諜知之忽舉大兵徑以掩竟竟不
克入平州因来奔燕山而我之勅書誥命皆為金人
所得始竟之母妻家屬皆寓营州及金人破营州先
得其母妻等而竟之弟初逐竟走燕山也絶一夕聞
已得其母遂亟奔金人然懷中所携 上御筆金花
牋手詔賜竟者由是又為金人所得故其後執以藉
口者此爾金人圍平州日夕攻擊平州因奉覺之從
弟及姪以守我但悚視而莫敢救也金人又移檄曰
中國既盟矣我来討叛臣當餉我粮又不得已因運
粮以給之平州既不降幹离不者以十萬大兵時攻
時守踰半年率我餽餉平州食既盡但遺数千人因
潰圍而走終不降金人既破平营滦三州始求
索竟曰我討叛臣城破今不見走在而朝當還我南
朝命安中諦之其索既急又命斬一人似竟者是時
大兵尚駐未散俄又索云此非竟也實係某人竟自

藏於王宣撫甲仗庫若不與我則舉兵自取之中国情自得且懼乃議斬竟矣密旨既下安中安中数其過逼之行刑竟語殊不遜而死因傳首金人燕之降將與常勝軍上下皆為之泣藥師顯與語人曰若來要藥師且柰何遼東有顯州者虜之名郡也去金人窠穴所謂阿脂川頗近金人初欲徙國籍燕所地得臣民儀物立都於顯州而已初未敢有意窺中原及竟邀其輜重儀物且得中原與竟詔誥等始怨謂違盟因生不遜志即揚言曰中国與大遼誓好久一旦滅之我如何哉今設盟纔罷誘張竟毀我儀物等使我立國不得要當取中國法物儀仗来立我國爾時用事者無不備知而終莫之慮可痛心云

汪藻謀夏録張竟走至燕山匿姓名隱於郭藥師軍中金人以諜疏我之罪而取之朝廷不得已命王安中措置方議行刑竟出言大不遜遂逼斬之函竟首以送自此張令徽亦切齒朝廷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月六日乙酉尚書省言耶律延禧偽尊號天祚内外文字不合稱呼奉聖旨令禁止

十一月十八日丁卯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使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安撫使知燕山府王安中授檢校少傳起復

檢校少保太尉武信軍節度使充上清寶籙宮使兼神
霄玉清萬壽宮副使直睿恩殿充河北河東燕山府宣
撫使譚楨起復檢校少傅檢校太傅集慶軍節度使同
知燕山府郭藥師授太尉
十二月三日壬午御筆趙良嗣特與支節度使俸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九

政宣上帙十九

起宣和六年正月六日乙卯盡十二月十七日庚申

宣和六年正月六日己卯金人訃書至報其國主殂為
輟朝五日
宣和録曰皇帝為大金主卒於内東門別次成服
金人遣國信大使奚人富謨右副使漢人李簡來
宣和録曰遣留使　茆齋自叙曰謝登寶位使阿骨
打自燕歸國死於半途吴乞買嗣立故遣使來謝差
張瓌充大使差馬擴充副使至燕山又進至薊州接

見大使富謨布副使李簡
謨夏録曰阿骨打死吳乞買嗣立朝廷遣使弔祭故
復遣使也
河間府詹度得蕭幹首獻於朝
先是蕭幹敗於峯山其軍皆失其家歸怨於幹其部
第白得哥殺之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于朝
十四日癸亥獲耶律氏寶檢金印及得夔离不首奏告
宗廟社稷御紫宸殿受賀
詔曰厲者虐政暴荒天用勦絶其國　朕誕膺帝命
克紹先猷取乱侮亡恢復彊土施大澤於燕雲之人
舊俗來歸如水就下沛然莫之能禦獨僞四軍大王
夔离不悖衆逆命前年首犯王師於白溝繼復旅拒
燕城旋命偏師攻於廣陽之北敢于天之紀擅即僞
位號神聖皇帝改年天嗣襲虜正統去年輒率其旅
若林出寇景薊痛毒醜類矯誣神人罪不容誅爰飭
六師大敗於峯山隻輪不返甲辰傳首京師惟予克
相上帝以遏乱略皇天助順宗祐重休有此駿功
朕敢自享一云豈朕之武可擇日遣官奏告宗廟社稷御紫
宸殿受賀夔离不首級依典禮送太社庫故兹詔示
想宜知悉

二十九日戊寅大金賀正旦使盧州管内觀察使都孛
董高居慶副使太中大夫守大理寺卿楊意並辞於紫
宸殿　馬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事
節齋自叙曰擴至燕山與王安中論燕中事是時已
授常勝軍田約束年夏成罷請受僕因言燕地新邊
必知所以治之序首當繕籬落次招撫流民又次當
置弓箭手最後授常勝軍田也至如罷常勝軍請受
猶宜款緩待其鬬田就緒乃可罷也僕初入燕諸路
正兵有十五餘萬童宣撫帶還外尚有八九萬人選
三萬倫戰尚五六萬除諸處占破外可以入役者三
萬人離而為四又以諸處顧募萬人每城得二萬餘
人齊舉貼築薊景檀順四州每州計顧工不過五萬
緡更以五萬緡充犒設通用四十萬緡一月可以就
緒邊固則土彊可守人心自然安處易於緩撫此繕
籬落乃為最也燕地自女真入関軍民士庶往往逃
竄山谷間宜招誘寬恤使之歸業此招歸民為次也
燕中自罹兵火田地荒曠招置弓箭手如陝西新邊
法許諸色有武勇少壯人投充每户給田二頃五十
畝官給耕牛戰馬種子分官統隸不唯荒田得耕兼
籍兵威守邊壓服新附人心此置弓箭手又其次也

常勝軍見請錢粮亦不宜遽罷使無所恋將契丹自
来特留放牧牛閑田分授與常勝軍依倣弓箭手法
官給耕牛種子俟三兩歲耕墾有成漸次減罷請受
則無侵奪民田之患外有開墾之功候塞外寧息議
減戍兵此治燕至要也安中云今已授常勝軍田見
患侵奪民土又天荒曠土皆為所占無復措畫如公
所論何如其妙惜乎後時也

三月譚稹奏義勝軍

譚稹初至燕山聞常勝軍恣横藥師輩不為約束稹
慮生事奏朝廷乞於河東別創一軍分作權勢如雲
朔之人以五萬為率屯於州縣要徑處號為義勝軍
令李嗣本耿守忠為帥訖俾常勝軍有所畏惧朝廷
從之既而嗣本守忠選歸朝人中少壯者籍其姓名
其月粮衣賜倍於他軍後常勝軍知其請給豐厚往
往前来投附郭藥師等猶惧其亡皆再涅其面常勝
軍大怨人人思亂矣

閏三月庚辰太傅王黼奏所俘王檢偽寶乞宣付秘
書省太傅王黼奏耶律氏自阿保機盜擾北土因五
季之微以強聞天下我
藝祖志在恢復而日不暇給累聖紹休緒以柔馭至

慶曆中遂敢忤天之命妄以関南縣邑為請至有軽
視中原之心仁宗皇帝為特添歲幣乃敢要盟別立
要約使軍車旁午来易誓文至詞盡理窮方少聽命
誓書所著必欵本朝具言別納金繒之儀用代賦與
之数是時中國威靈可謂屈矣仰惟陛下天錫勇智
師不踰時兵不血刃盡復燕雲境土如指諸掌夔離
不傳首之後既俘石晉所上玉檢又獲其偽寶今者
彊圉之臣復以慶曆誓書来上聖宗廟之休快祖宗
之憤伏望宣付祕省許率百僚拜表稱賀所有慶曆
誓書國書乞藏之寶文閣以示無窮從之

四月幹离不遣使来宣撫司求所許借粮
是時二太子来討張覺自軍前遣使来宣撫司討所許
借粟二十萬斛稹曰二十萬斛粮豈易致耶兼自宣
司未嘗有片紙隻字許粮之文來人云去年四月間
南使趙直閣已許矣稹曰趙良嗣口許豈足憑終不
之允遂遣使田
二十一日戊申河北河東燕山府路宣撫使知燕山府
王安中奏府西香山寺在府天寧壽觀昊天延壽寺井
露降奉聖旨許拜表稱賀
五月二十七日癸卯金國太使辰州管内都孛董富謨

右副使清州防禦使李簡到國門差黃潛善王宗濩充館伴馬擴羈送伴前去宣撫司

節齋自叙曰擴既授命復太原見童貫問僕燕中事宜僕以常勝軍授田利害所咎王安中治燕次序之語一一白之童驚因云吾竊慮常勝軍將來為患欲與削了如何僕咎如其至愚亦知常勝軍他日必為患然而自今女真顧慮未敢輒肆舉者蓋忌此項軍也若遽銷之則不唯金人窺覘無此軍即便起變是自引惹莫若因而用之貫云其術安在僕咎曰今藥師之衆止是三萬餘人多是馬軍武勇太師誠能於陝西河東河北三路選摘精銳馬步十萬人分為三部遴擇有智勇器識可及藥師者三分統之一駐於燕山與藥師對營相制一駐於廣信軍或中山府一駐於雄州或河間府犬牙相臨使藥師之衆進有所托退有所忌則金人雖肆他意豈易敢前貫云甚好但十萬人不易那攢我當別有措畫僕曰國家挫威皆自延慶之遁儻當時再起种師道提許多西兵舉事却不至如此誤國家大事每竊嘆恨後乃置四總管罷王安中而用蔡靖也

八月金人復取蔚州殺守臣陳翊及陷飛狐靈丘兩縣

先是金人逐天祚入大夾山遂陷雲中府所有管內州
郡皆來拜降及移軍燕山如知朔州節度使韓正應州
節度使蘇京蔚州土豪陳翊等爭叛金人納土歸大
宋後粘罕幹离不分遣軍馬逐去蘇京孫圖練取蔚
州殺陳翊復取上件州郡又陷飛狐靈丘兩縣絶交
割山後之意又以牒來責我招納叛人張瓌拘收户
口職官及不付所許粮二十萬朝廷知其非遂議罷
譚稹矣

九日癸丑譚稹落太尉罷宣撫使貶順昌軍節度副使
太師徐豫國公致仕童貫落致仕領樞密院事河北燕
山府路宣撫使

先是譚稹至山西與童貫議論不合喜事邊幅怯懦
無謀金人既以張瓌怨朝廷稹復用人乖剌且所許
二十萬斛粮米不以給之金人愈怒欵敗盟入寇童
貫落致仕復拜河北燕山府路宣撫使如太原貶稹
順昌軍節度副使

北征紀實曰譚稹者亦巨璫也初無異能但梁師成
黨童貫致仕故師成薦引稹以為河東宣撫副使實
代貫專俾交割山後雲中府其地則朔武應蔚諸州
者直我河東路與代州對境皆多要害金人實不與

我但浮沉其辭加我使人二三昧利求寵使朝廷日
夜益生希覬然金人實不與我也及稹出師至太原
經營山後會是時金酋阿骨打死於白水泊以喪歸
國其守國之弟吳乞買立俄粘罕亦暫歸矧其國初
立未暇撫治山後故朔應蔚三州守臣皆通我我又
招降之降號曰朔寧軍遣河東將李嗣本以兵戍焉
又運芻粮王帛以餉之事曾未訖是冬粘罕歸雲中
因來治此於是虜將率及以歸金金人亦以兵至嗣
本大敗狼狽僅脫朔應蔚乃復歸金人稹但坐視束
手徒搜珍異珠玉以自入久之事不成怯弱退敗尤
玷中國威靈上悵然不樂而二帥復得入言罷稹歸
後乃以太原張孝純為宣撫副使馬政和間有北
伐之議上遣內侍譚稹御命河北河東諸帥訪其用
兵可否真定府安撫使洪中孚荅稹以為不可稹遷
奏以老耄罷之行下中孚令具的實利害中孚遂具
奏曰顯謨閣直學士中大夫真定府路安撫使臣洪
中孚遵今月十二日準御筆以臣議諭收復燕雲故
疆與諸帥臣異同仰具的確利害聞奏臣恭依聖訓
條具如后一臣前奏政和三年可大舉者正以朝廷
歲賜幾百年皆積燕山暨山前後州粮糗頗豐編氓

富盛庶幾有王帛粮草人民可因獲擄名土地之實
而謀臣不於此時建策今日徒餘空城機會已失不
可復舉諸路帥臣皆不知兵餉而簒燕雲不根之語
曰我苻漢人陷於塗炭朝廷不加拯救無路自歸何
啻大旱之望雲霓若興弔民偏師不獨簞食壺漿當
以香花樓子界首迎接也臣久歷邊鄙粗知虜情此
乃遊手之人不能自存者覬覦南歸竊其爵禄實非
大姓之言臣契勘維持契丹者自公卿翰苑州縣等
官無非漢兒孝誦書識字者必取富貴豈不知國家
英俊如林若南歸其權貴要途燕雲數州孝究安能
一一擾有此士人無歸意也饘粥粗給者必連姻戚
里而劉六符相虜疾且篤耶律洪基臨問遺言燕雲
實大遼根本之地願深結民心無使萌南思也洪基
乃詰其深結之道六符對以省徭役薄賦歛洪基深
嘉納之遂減稅賦三分之一两地供輸者皆如之以
人情揆之豈肯捨妇婭而就重歛哉此大姓無歸意
也其香花樓子之語果可憑乎一積委不厚兵家所
忌臣稽考朔部河東粮草若用武不免添屯租給半
年如下山前後州傾朝廷帑藏不足以支一歲第不
知獻謀者以何策贍其後一承平日久兵驕將惰動

輒糜潰而欲以無紀律驕兵伐人之國何異緣木求
魚萬舉萬敗其理必然徒自取辱國喪師而貽患於
將来也一權貴以侈麗自矜而賤節義海宇厭之小
雅盡廢四維不張方且虞人乘我何暇謀人臣未見
其可也伏望聖慈早回天心特降霽旨内修文德外
念福此黔黎萬萬幸甚臣豪國厚恩雖粉骨碎身未
足報称苟有聞見豈敢貪默以避黜責迎合權臣上
罔陛下為苟容計以危社稷若謀臣必欵收復燕雲
故彊臣雖萬死不敢恭奉詔旨伏望　陛下誅臣以
謝謀臣專委経営收復廣幾他日誅誤國者以謝天
下而不得幸免也臣闇昧不燭事機愚忠所激義不
顧身語言抵迕上黷天威并俟斧鉞右謹録奏聞伏
候勅旨謹奏

北征紀録曰政和之間臣僚贊北伐者自薛嗣昌始
唱成其事自候益始又　上嘗遣巨璫譚稹禦命河
北河南諸帥訪其用兵可否當是時侍從之臣往往
能守正或以是被罷守正者如韓粹彦者是也　上
怒張果拒董才事候董才後賜
姓名趙詡　得罪改命粹彦守中

山而粹彦當陛辭對　上曰國家之大奄有四海安
用是一弹丸土上亦不之罪被罹者若洪中孚張翥
之徒是也中孚荅稹以不可又以故時内臣禮待之
薨視稹邊以老耄罷張翥為保州通判以為遼人之
勢雖敷為女真所挫然上下未叛其國尚立保州極
邊皆備詳之但邊帥往往迎合探報不實多裝點事
端以悞聞聽遂得罪自餘亦罕有唱和者獨嗣昌累
帥太原河朔於謀人之辭往往濁色以希禁密意每
陛對論比事輒謂興師多至涕泣後以刑部尚書因
上殿劄子指定刑名遂被斥比師未興時已先死然
嗣昌每事猶閔白宰相其後侯益者一切出童貫之
門但入奏内侍省造端之罪莫甚於此
十八日壬戌赦天下
門下禁暴者以不殺為武本仁義以行師域民者以
慱愛為公兼威懷而示德朕紹承丕緒統御庶邦
誕保受民昭上帝溥將之命克篤前烈恢前王燕翼
之謀興念燕雲久淪胡虜故家望族散依四貊之酋
廣谷大川阻隸九畿之籍寖移巢穴竊據封圻方
藝祖肇基寔軫恤民之意　逮神考嗣服深惟復古
之圖欲成繼代之勳必大因時之利蠢茲戎醜輒背

世盟既種落之内訌復神人之切憤惟春秋以王者
大一統方隆廣覆之恩而要荒知中国有至仁威起
来蘇之望整我師旅徹彼土彊寒律收威見天心之
助順壷漿載道知人意之樂從未閲再暮悉平両路
崗峦靡迤東踰碣石之封亭障鴈翔西軼榆溪之阻
分州畫埜興教厚民拯百年塗炭之餘咸躋壽域還
五政衣冠之舊復覩華風一新象緯之清明丕変群
情之闓懌自今以始永綏夷夏之寧與物為春均霈
迩遐之澤可大赦天下於戲無弱攻昧闢土宇以弼
章發政施仁浹海宇而丕冒咨爾有衆咸體 朕懷

九月十八日壬辰祕書省祕書郎賀允中充大金皇帝
正旦國信使

二十七日庚午祠部員外郎王昺充接伴大金国賀正
旦人使

十一月三日丙子太傅楚國公王黼致仕仍舊神霄玉
清萬壽宮使御筆王黼陳乞致仕其應恩數人從朝謁
禮数等一切並依蔡京例施行仍給節度使俸童貫遣
保州廉訪使者馬擴岳州観察使辛興宗入雲中見粘
罕議交割雲中事

節齋自叙曰擴將行童貫呼李宗振辛興宗企宗永

宗孫渥姚文友仲杜常蘭整洎僕十数人環列以金盃
酌酒第飲貫曰山前任帥非材必生孽病今割得山
後擇師非細事爾等各舉所知宗振等自陝西六路
河東北諸路武臣遍稱舉之貫皆搖首云此太平地
分可作邊帥山後新邊須得一文武兼通智勇公廉
識諸國人情者然後可用非吾馬宣事不可也如公
鎮守雲中用幾何軍馬僕曰當用三萬人貫曰國家
闕乏尚可損否僕曰至微非二萬人不可若雲中屯
萬人則萬人分諸處已少矣貫曰二萬人則可辦每
歲當以三百萬緡資軍凡有辟用人材當一一依從
如此幾年可以成就僕曰一年則費力二年即省力
三年即得力矣
三十日癸卯馬擴至雲中元室不見面而還
節齋自叙曰月末抵雲是時粘罕歸國謀南侵留元
室權元帥遣人来令使人叅拜僕辨論久之元室使
高慶裔来云二觀察既不肯拜不敢固必亦不敢相
見山後地土切緣相國暫歸此中不敢專擅兼貴朝
收了燕山逃去職官誓書所載各不得收納叛亡貴
朝已先失約山後地土雖係所許難以便行交割僕
荅職官富民逃歸乃張斉之罪本朝已斬斉首函送

職官富民見行搜刷遺發即非收納叛亡如貴朝言
定山後更別無經畧及至先交了蔚州却縱軍馬取
奪本朝不敢占護恐致紛争朝廷已責譚稹再委童
太師此望相照早得交割了當使兩界生靈安堵今
若輕信群下之言則兩朝和好大事何時是了慶裔
已是許了到頭翻悔不得只是貴朝敢 篤誓好無
相悮觸女真家純實必無相誤處前来累有文書去
將職官户民早發過来便是交割

十二月馬擴自雲中還至太原府
節齋自叙曰十二月上旬還到太原童貫詢境上所
見對以金人編坿漢兒鄉兵增戍飛狐靈丘每以張
竟為言邀索所失官户觀其舉措甚有藏蓄願太師
速營邊備移陜右兵助鄜藥師以防金人不測入寇
不可忽也貫云他國内人心未附豈敢如此我當親
到燕山措置常勝軍及制置河北諸帥兵便他敢来
時亦不失事
十七日庚申盧益王子名館伴大金國賀正旦人使令
先以次上殿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

政宣上帙二十

起宣和七年正月十日壬辰詔差奉議郎尚書司封員外郎許亢宗充賀大金皇帝登寶位國信使武義大夫廣南西路廉訪使者童貫副之

十日壬辰盡其日

宣和七年正月二十日壬辰

管押禮物官鍾邦直宣和乙巳奉使行程録曰金人既滅契丹遂與我為敵國依契丹舊例以講和好每歲遣使除正旦生辰兩節永為常例外非泛常慶弔別論也甲辰年阿骨打忽身死其弟吳乞買嗣立差

許亢宗克奉使賀登位並関取奉使契丹條例案牘
叅詳增減遵守以行兼行人所須皆在京諸司百局
應辦纖悉備具無一闕者蓋　祖宗舊例也隨行三
節人或自朝廷差或由本所辟除副外計八十人都
轄一醫一隨行指使一譯語指使二禮物祗應二引
接祗應三書表司二習馭直二職員二小底二親屬
二龍衛虞侯六宣撫司十將一察視二節級三翰林
司二儀鸞司一大官局二馳務二槽頭一教駿三後
苑作匠一鞍轡庫子虎翼兵士五宣武兵士三十冗
杖則有雜載馳十粗細馬十二禮物則有御馬三塗
金銀作鞍轡副之象牙玳瑁鞭各一塗金平級八角
銀酒斛二隻盖杓全塗金平級八角銀舩十隻盖全
塗金大渾銀香獅三件座全着色綉三襲果子衣十
小籠盛煎十甕子茶三斤於乙巳年春正月戊戌陛
辞翌日發行至當年秋八月甲辰回程到関其行程
本朝界内一千一百五十里二十二程更不詳叙今
起自白溝契丹舊界止於雄庭冒離納鉢三千一百
二十里計五十九程第二程至涿州古郡黄帝與蚩
尤戰于涿鹿之野即此地昔為契丹南寨邊城樓壁
僅存及郭藥師舉城内屬不經兵火人物富貴井邑

繁庶近城有涿河朝李河合范河東流入海故謂之
范陽第三程至良鄉縣地隸燕山府經兵火之後屋
舍居民靡有孑遺帥臣復加修築樓壁煥然一新漸
次歸業者數十家離縣三十里過盧溝河水極湍激
燕人每候水淺深置小橋以渡歲以為常近年都水
監輙於此壘兩岸造浮橋建龍祠官舍彷彿如黎陽
三山制度以快耳目之觀費錢無慮數百萬緡第四
程至燕山府府乃冀州之地舜以冀州南北廣遠分
置幽州以其地在北方取其陰凶肅殺之義杜牧言
之畧矣東有朝鮮遼東北有樓煩白檀西有雲中九
原南有滹沱易水唐劉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自晉
割賂北虜建為南京析津府壬寅年冬金人之師過
居庸關契丹棄城而遁金人以朝廷嘗遣使海上約
許增歲幣以（癸卯年春歸我版圖更名府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重城開八門以）遷徙者尋皆歸業戶口安
堵人物繁庶大康廣陌皆有條理州宅用契丹舊內
壯麗夐絕城北有五市陸海百貨萃於其中僧居佛
院冠於北方錦綉紈綺精絕天下膏腴蔬菰果實稻
粱之類靡不畢出而桑柘麻麥羊豕雉兔不問可知
水甘土重厚人多技藝民尚氣節秀者則方學讀書
次則習騎射耐勞苦未割棄以前其中人與夷狄鬬

此段四庫書在前

勝負亦相當城後遠望數十里間燕然一帶回環繚
繞形勢雄傑真用武之国河朔四鎮皆不及也癸卯
年春歸我版圖更府名曰燕山軍額曰永清城周圍
二十七里樓壁共四十尺樓計九百一十座地塹三
重城開八門第五程至潞州是歲燕山大飢父母食
其子至有肩死屍揷紙標于市人售以為食錢粮金
帛率以供常勝軍師之牙兵皆骨立而戍兵飢死者
十七八上下相蒙上弗聞知宣撫使王安中方獻羨
餘四十萬緡為自安計後奉朝廷令度支漕太倉粳
米五十萬石自京沿大河由保信沙塘入潞河以贍
燕軍回程至此已見舳艫銜尾艤萬艘於水潞河沙
在縣東半里許曹操征烏丸蹋頓袁尚等鑿渠自滹
沱由泒水入潞沙即此地第七程至三河縣以護輸
轉即此第八程至玉田縣縣之東北去景州一百二
十里自甲辰年金人雜奚人直入城刼擄每邊人告
急宣撫使王安中則戒之曰莫生事四月之内凡三
至盡屠軍民一火而去安中輙創新築此縣改為涇
州第十程至虜界清州出鎮東行十里至金人所立
新地界並無溝塹唯以兩小津堠高三尺許其兩界
地東西濶約一里内兩界人户不得耕種行人並依

奉使契丹條例所至州縣備車馬護送至界首前期具
國信使副職位姓名關牒虜界備車馬人夫以待虜
中亦如期差伴使副於界首伺候兩界各有幕次行
人先令引接賫國信使副門狀過彼彼亦令人引接以
接伴使副門狀回示仍請過界於例三請方上馬各
於兩界心對馬立接引互呈門狀各舉鞭虛揖如儀
以次行馬四十里至清州會食言相勞問州元是石
城縣金人新改是名以兵火之後居民方百餘家是
晚酒五行進飯用粟鈔以匕別置粥一盂鈔以小杓
與飯同下好研芥子和醋伴肉食心血臟瀹羹芼以

路經由此第二十五程至沒咄孛堇寨沒咄小名孛
堇漢語為官人第二十七程至興州自過遼河以東
即古之遼東地金人方戰爭之際首得遼東五十一
州之地乃契丹阿保機破渤海國建為東京路也第
二十八程至咸州未至州一里許有幕室數間供帳
畧備州守出迎禮儀如制就坐樂作有腰鼓蘆管笛
琵琶方響箏笙篥箜篌大鼓柏板曲調與中朝一同
但腰鼓下手太濶声遂下而管色声高韻多不合每
拍声後継一小声舞者六十七人但如常服出手袖
外回而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觀也酒五行樂作迎

歸行館老幼夾觀填塞溢道路次日早有中使撫問別
一使賜酒果又一使賜宴赴州宅就坐樂作酒九行
果子唯松子數顆胡法飲酒食肉不隨盞下俟酒畢
隨粥飯一發致前鋪滿几案地少羊唯猪鹿兎鴈饅
頭炊餅白熟胡餅之類最重油羹麵食以密塗拌名
曰茶食非享意不設以極肥猪肉或腊濶切大片一
小盤子盛裝架起間插青葱三數莖名曰肉盤子非
大宴不設人各携以歸舍虜人每賜行人宴必以貴
臣押伴是日押伴貴臣以酒着鞭大言誇金人之強
控弦百萬無敵於天下使長牓之曰宋有天下二百
韮菜穢汚不可向口虜人嗜之器無陶埴唯以木刓
為盂楪髹以漆以貯食物自此以東每遇館頓或宿
程其供應人並於所至處旋於居民漢兒内選衣服
鮮明者為之每遇迎送我使則自彼國給銀牌方入館
行人館於州宅古屋十數楹庭有大木數十株枯腐
蔽野滿目淒涼使人有弔古悼亡之悲州之北六七
里間有大山數十里其來甚遠高下皆石不產草木
峙立州後若有營衛然恐州以此得名前人謂地當
營室故名曰營州第十四程至潤州離州東得行六十里
至榆關並無堡障但存遺址有居民三數家登高四

望東自碣石西徹五臺凶州之地沃野千里北限大
山重峦複嶂中有五關居庸可以行大車通轉餉松
亭金坡古口止通人馬不可行車外有十八小路盡
兎徑鳥道止緌通人不可入馬山之南地則五穀百
果良材美木無所不有出關来才數十里則山重水
濁皆潛鹵彌望雲黃白草莫知亘極豈天設此限華
夷也夷狄自古為寇則多自雲中鴈門未嘗有自漁
陽上谷而至昔者自石晉割棄契丹以此控制我朝
第以社稷威靈　祖宗功德保守信誓而禽獸無得
以肆其毒爾前此經營邊事與金人歲幣加契丹之
倍以買凶劒五州之地而平滦營三州不預其數是
五關我得其三而金人得其二也愚竊以謂天下視
燕為北門失凶劒則天下常不安凶燕視五關為喉
襟無五關則凶燕不可守五關雖得其三縱藥師不
叛而邊患亦終無寧歲也比来言者論列當時主議
大臣有云以營平檀滦要害控扼之地捐之金人蜂
蜎遷窠虎兕出檻盖指此也出榆關以東山川風物
與中原殊異所謂州者當契丹全盛時但土城存居
數千里百家及官舍三數椽不及中朝一小鎮強名
為州經兵火之後愈更蕭然自茲以東類皆如此第

十六程至習州過州東門外十數步即古長城所築遺址宛然第二十程至錦州自出榆關東行路平如掌至此微有登陟經由十三山山下歐陽文忠叙胡嶠所說十三山即此第二十二程至顯州出榆關已東行南瀕海而北限大山盡皆粗惡不毛至此山忽峭拔摩空蒼翠萬仞全類江左乃醫無閭山也成周之時幽州以醫無閭作鎮其遠如此契丹元欵壅於此山離州七里別建乾州以奉陵寢今盡為金人毀掘第二十四程至梁魚務有河名曰遼河南北千餘里東西二百里地如此北遼河居其中隋唐征高麗年幅員三萬里勁兵数百萬豈為弱耶其嘲命遠来賀大金皇帝登寶位而大金皇帝止令大尉来伴行人酒食何嘗令大言以相罔也辞色俱厲虜人氣懾不復措一辞又賜宴畢例有謝表有曰祇造鄰邦中使讀之曰使人軽我大金国語云蛮陌之邦表辞不當用邦字請重換方肯持去使長正色而言曰書謂協和萬邦克勤于邦詩謂周雖舊邦論語謂之於他邦問人於他邦善人為邦一言興邦此皆邦字而中使何獨至誦此一句以相問也表不可換須到關下當與魯讀書人理會中使無言虜人無以荅使長許

亢宗饒之樂平人以才被選為人醞籍似不能言者
臨事勃發如此虜人頗壯之第二十九程至同州州
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耕種殆遍地宜稌黍乃金
人破契丹国於所至處遷其民于此歲久安居東望
大山虜人云此新羅山山内深遠無路可行其間出
人參白附子深處與高麗接界第三十二程至黄龍府
契丹阿保機初攻渤海射黄龍於此地即建為府是
日州守迎迓如儀有使撫問賜酒果賜宴如咸州制
第三十三程至托撒孛董寨寨為契丹東寨當契丹
強盛之時擄獲異國人則遷徙雜處於此南有渤海
北有鐵離吐渾東南有高麗靺鞨有女真室韋北有
鳥舍西北有契丹田紇党項西南有奚故此地雜諸
国風俗凡聚會處諸国人語言不能相通曉則各為
漢語以證方能辨是知中国之被服先王之礼義而
夷狄亦以華言為證也第三十五程至和里閉孛董
寨寨枕混同江湄其源来自廣漠之北遠不可究自
此有南流五百里接高麗鴨緑江入海江面濶可半
里許寨前高岸有柳數十株設行幕帝於下虜人太
師孛靖居于是第三十六程至句孤孛董寨寨自北
而南莫知遠近界隔甚明方契丹昔與女真兩国古

界也界八十里直至来流河行終日之内山無一寸
木地不産泉人携水以行豈天以此限両国也豹狼
互相吞噬終為殊者所併耳来流河二十餘歩以舡
渡又五里至句孤寨自北收東数處原隰間盡女真
人更無異族無市井買賣不用銭唯以物相貿易第
三十九程至館行三十里亢室郎君宅接伴使副具
狀辞館伴使副于此相見如接伴禮勇中每差接伴
館伴送伴客省使必於女真渤海契丹内人物白皆
詳緩能漢語者為之副使則選漢児讀書者為之復
有中使撫問賜酒果賜宴並如常儀畢又行三十里
至館館唯茅舍二十餘間墻壁全密堂室如帘幕寢
榻皆土牀鋪厚氈褥及錦綉貂鼠被大頭枕等以女
真兵数十人佩刀執弓矢守護甚嚴去勇尚十里餘
次日賜酒果至晚閤門使躬来説議約翌日赴勇庭
朝見次日館伴副同行馬可五七里一望平原曠野
間有居民数十百家星羅碁布紛糅錯雜不成倫次
更無城郭里巷率皆依陰面陽使於牧放自在散居
又一二里命撤傘云近闕復北行百餘歩有阜宿圍
繞三数頃北高丈餘云皇城也至於宿門就龍臺下
馬下行入宿圍西西設氈帳四座各歸帳歇定客省

使副使相見就坐酒三行少頃聞鞞鼓声入歌引三
奏樂作閤門使及祗班引入即捧国書自山棚東入
陳禮物於庭下傳進如儀賛通拜舞抃蹈訖使副上
殿女真首領数百人班於西廂以次拜訖近貴者各
百餘人上殿以次就座餘並退其山棚左曰桃源洞
右曰紫極洞中作大牌題曰翠微宮高五七尺以五
色綵間結山石及仙佛龍像之形雜以松栢枝以数
人能為禽鳴者吟叫山内木建殿七間甚壯未結盖
以瓦仰鋪及泥補之以木為鴟吻及屋脊用墨下鋪
帷幕牓額曰乾元殿堦四尺許堦前土壇方濶数丈
名曰龍墀两廂旋結架小葦屋幕以青幕以坐三節
人殿内以女真兵数十人分两屋立各執長柄小骨
朶以為儀衛日役数千人興築已架屋数千百間未
就規模亦甚侈也虜主所坐若今之講坐者施重茵
頭裹皂頭巾帶後垂若今之僧伽帽者玉束帶而皮
鞋薄髯可三十七八許人前施朱漆銀裝鍍金几案
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筯以象牙遇食
時数胡人擡舁十数鼎鑊致前雜手旋切割鬪飣以
進名曰御厨宴所食物與前叙畧同但差精細而味
和其食餘頒以散三節人樂如前所叙但人数多至

二百人云乃旧契丹教坊四部也每樂作必以十数
人高歌以斉管色声出衆樂之表此為異爾酒五行
食畢各賜襲袍帶使副以金餘人以銀謝畢歸館次
日有中使賜酒果復賜餼賜餼以絹帛充于使副百余匹餘人十数匹
次日詣虜庭赴花宴並如儀酒三行則樂作鳴鉦擊
鼓百戲出場有大旗獅豹刀牌砑鼓蹈跣蹈索上竿
斗跳丸弄撾簸旗築毬角抵鬪鷄雜劇等服色鮮明
頗類中朝又有五六婦人塗丹粉艷貌衣立於百戲
後各持兩鏡高下其手鏡光閃爍如祠廟所畫電母

此為異爾酒五行各起就帳戴色絹花各二十餘枚
謝罷復坐酒三行歸館次日又有中使賜酒果復有
貴臣就賜宴兼伴射於館内庭下設梁樂酒三行伴
射貴臣館伴使副国信副離席就三矢弓弩從便用
勝負各有差就賜襲衣鞍馬是日虜人名王貴臣多
微服隱稠人中以觀射次日朝辞如見時酒食畢就
殿上請国書捧下殿賜使副襲衣物帛鞍馬三節人
唯物帛各有差拜辞歸館鋪掛彩燈百十餘為芙蓉
鵝鴈之形蠟炬十数雜以絃管為堂上樂館伴使副
過位召国信使副為惜別之會名曰換衣燈宴酒三

行咨出衣服三数件或幣帛交遺常相聚唯勸酒食不敢多言至此夜語笑甚欵不記巡以酔為度皆舊例也次日囲程起發至兀室郎君宅館伴使副展狀辞送使副於此相見如儀有中使撫問賜酒果如来時至信州滦州同此回程在路更不再叙至清州將出界送伴使副具酒食亦為惜別之會亦出衣服三数件或幣帛交遺甚勤次早發行至界有幕次下馬而望我界旗幟甲馬車輿帘幕以待人皆有喜色少頃樂作酒三行上馬復同送伴使副過我幕次作樂酒五行上馬復送至兩界中彼此使副囲馬對立馬上一盃換所執鞭以為異日之記引接展辞狀擧鞭揖則各囲馬背馬回顧少頃進数歩躇躕為不忍別之狀如是者三乃行虜人情皆悽惻或揮涙吾人無也是行回程見虜中已轉粮發兵接跡而来移駐南邊而漢児亦累累詳言其將入寇是時行人旦暮憂慮有質留之患偶幸生還既回関以前此有御筆指揮敢妄言邊事者流三千里賞銭三千貫不以赦蔭減緑是無敢言者是秋八月初五日到関